

經部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洋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尚書說卷三

宋 黄度 撰

商書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于鳴條之野作湯誓

伊尹曰予弗克俾厥后為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湯誓師之書而夫子序之曰伊尹相湯伐桀言其事出于伊尹也前未有此事誓辭乃出師之日誓于國中而序述鳴條之戰終伐夏也今解州安邑縣東北十五里有鳴條陌陑在縣北二十里湯自陑升與桀戰孔氏曰出桀不意非路當出此耳升陑與記武王渡孟津同鳴條與牧野同皆臨其國都於是戰矣史官與夫子序書皆

詳之事之變也湯十一征皆為行方伯之職桀不諒其忠而方忌惡之昏虐愈甚湯於是誓師而出征葛之後湯誓未出師之前桀能改德事為可已也曰果可已乎曰何以不可文言曰上下無常非為邪也進退無恒非離羣也此聖人之事常人安能與此可上而不可下可進而不可退秦漢以來盜賊僭篡之所為人遂比之騎虎此豈足以論聖人哉

湯誓

王曰格爾衆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王誓衆正大義也夫是之謂天討格至稱舉君臣有定分而至於放伐世固或以為亂也堯舜之禪湯武之伐皆權道也德必若舜禹而又有堯舜薦之者乃可為禪讓孔子不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繼世而有天下亦必若桀紂而又有

如湯武者乃可以言放伐是故非聖人而論權則亂而已矣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爾有衆汝曰我后不恤我衆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衆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穡事輕正夏重以農歛穫時出師桀之罪一日不可容於天下矣衆言奚敢不恤上帝為可畏也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衆力率割夏邑有衆率怠弗協曰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夏德若茲今朕必往今汝其必謂夏罪其如我所云者猶曰固知其然也率猶一切也言一切遏絕衆力不得用於養生喪死之事而又一切割剝之使獨豐夏衆知大命近止亦一切怠惰人各有心不相和合所謂農夫釋耒工女下機靡衣媮食以待滅亡也時是曷何是

曰喪矣特不知其事狀如何耳予及汝不能相救皆亡而已民非后罔事后非民罔使而夏德若此豈復可以君斯民哉必往言遂伐之也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天命殛之予畏上帝致天之罰惟有天德者能知之大賚功大者錫爵封國賚大封于廟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古說湯革命創制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非也夏社大社王社也天子之社也將遷去之而義不可夏社疑至臣扈三書宜有議論至周黜殷而猶存亳社用湯故事三書皆亡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誼伯仲伯作

典寶桀載其寶玉保于三朡湯伐之桀奔南巢遂俘其寶玉三朡今廣濟軍定陶縣東北有三朡亭古國也典主也誼伯仲伯二臣作典寶述興亡之戒云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大坰地闕仲虺名或仲氏奚仲之後為湯左相孔氏曰以諸侯相天子

仲虺之誥

成湯放桀于南巢惟有慙德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

湯武應天順人然君臣之名終不可廢是故謂之放謂之殺而不敢辭舜遷苗謂之放流宥之也封象亦或謂之放不及以政也南巢今無為軍巢縣放殺不幸而有此也堯舜禪讓猶有子噲之事況放殺乎其為口實何

疑是豈能無慝君子言而世為天下法行而世為天下則今舉動如此若稍有可議使天下後世不肖無恥有所並緣以行其姦則安能不憂易坤上六龍戰于野其血玄黃湯武戰矣必傷玄黃天地之色言上下皆傷也其至于此誠不幸矣

仲虺乃作誥曰嗚呼惟天生民有欲無主乃亂惟天生聰明時乂有夏昏德民墜塗炭天乃錫王勇智表正萬邦纘禹舊服茲率厥典奉若天命

民皆有欲無主則各求遂而亂矣聰明君德也人無欲則志定氣清而耳目聰明然聰明非必不若人也縱欲而昏昏故不能聽德視遠豈惟不能乂民反塗炭之人主天下之表也表正則影從君不作德而縱欲以競其民豈得不亂湯勇足以斷天下之大事智足以察天下之大變天所錫也禹弼成五服使萬邦惟正之供皆有典常與天命流行天

使湯表正萬邦纘禹舊服湯禹是率其舊典以奉順天命是則桀為弗克若天矣

夏王有罪矯誣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師凡其出令為割剝之事皆為矯誣天未嘗使人君厲民以獨豐也式用也桀為昏政天不善之故用商受命以爽明其衆記曰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

簡賢附勢實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辜簡忽也簡忽賢德附托勢力葦顧昆吾之屬助桀為虐商始不見容於夏矣莠在苗必芟𦱍秕在粟必簸颺而邪之醜正乃亦如是有德則興無德則亡不可得而私故謂之天位堯舜授受湯武放伐本一道耳豈嘗有私意哉桀惟失德而後天命改授乃不自省畏而欲剗商去之是尚可與言堯舜薦賢之事乎湯之誥萬邦曰爾

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故夫子誦其言桀既私留大位而同惡助之將賊害賢德故小大之民無不戰戰懼陷非辜桀暴亂天下天下所恃者湯而已湯亡誰拯其亂哉此商師之所以遂出也史記自孔甲以來諸侯多畔夏桀不務德而湯傷百姓弗堪乃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桀放而死謂人曰吾悔不殺湯使至此

矧予之德言足聽聞惟王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賞用人惟己改過不吝克寛克仁彰信兆民

夫豈嘗以天下為私哉湯執中立賢無方其程度皆自己出改過不吝湯武反之也十一征無敵於天下天下信之惟其無私而已

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東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獨後予攸徂之民室家相慶曰

徯予后后來其蘇民之戴商厥惟舊哉是可以君天下矣佑賢輔德顯忠遂良兼弱攻昧取亂侮亡推亡固存邦乃其昌上無明天子方伯為政諸侯之賢者佑之有德者輔之忠者顯之良者遂之弱者兼之使有所附屬昧者攻之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攻其社稷羣祀降其宗親皆侮道也凡此大要不過因其亡而推之因其存而固之所謂因其材而篤焉湯代行天職如此商邦之所由以昌盛也十一征規模可見矣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此存亡得喪之機也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垂裕後昆湯既伐夏實任君師之職仲虺以其慙也故言昔之所已為又言今之所當為天下任重放伐雖衆其慙不得已也已德不明欲民之協中難矣自昭明

德民被皇極之福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以義制事以禮制心使足以遺其子孫此皆今日之當務也此書皆言桀縱欲故昏不能乂民湯無欲故聰明民奉之以為主而終篇制事制心實為舉要之語大抵人主之欲為難制也益戒舜猶曰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漢武帝曰多欲不可以君國子民信哉

予聞曰能自得師者王謂人莫己若者亡好問則裕自用則小

此專論伊尹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王桀自謂伊尹不若己而舍之故亡

嗚乎慎厥終惟其始殖有禮覆昏暴欽崇天道永保天命

有其始矣克終為難殖有禮覆昏暴此理為不可易也欽崇永保安敢廢諸蘇文忠謂仲虺誠忠矣而湯之慙口實之病仲虺終不敢謂無放殺之名雖其臣子不能蓋夫惟湯武未嘗求蓋也夫不蓋其名是以為仁義之盡使有其實而欲蓋之則

私而已矣何以為湯武

湯既黜夏命復歸于亳作湯誥夏命雖黜復歸于亳以待諸侯之至

湯誥

王歸自克夏至于亳誕告萬方正天子號令王曰嗟爾萬方有衆明聽予一人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衷古訓善性之有也天降衷于民使順有常性能安其道則有君焉故伊尹曰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夏王滅德作威以敷虐于爾萬方百姓爾萬方百姓罹其凶害弗忍荼毒並告無辜于上

下神祇民弗能忍其心離矣天道福善禍淫降災于夏以彰厥罪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降災彰其罪猶不悛湯遂伐之敢用玄牡敢昭告于上天神后請罪有夏聿求元聖與之勠力以與爾有衆請命出師類祭行王事也聿述述古事也元大聖伊尹黃帝堯舜以來傳記所傳皆有聖師聖人義禮之會也告於天無愧辭謀於聖人而協桀之罪為當討矣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天命弗僭賁若草木兆民允殖天佑下民信矣桀於是退黜屏伏去夏歸商豈有差忒天下更新煥然賁飾如草木之華精神氣象為不同矣兆民信能生殖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兹朕未知獲戾于上下慄慄危懼

若將隕于深淵天使予輯寧爾君公卿大夫而未知所以自免于戾故懼孔子曰治天下者不敢失於小國之臣而況於公侯伯子男乎凡我造邦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於是為商諸侯故稱造邦彝常慆慢周官冢宰掌建邦之六典以佐王治邦國爾有善朕弗敢蔽罪當朕躬弗敢自赦惟簡在上帝之心伐夏天下之公義也此義未嘗廢誠使爾諸侯有如舜禹之盛德吾且薦之於天使吾不可以任天下之重釋位去之何敢過天命哉然則堯舜湯武之道廣大公平禪讓征伐所遭不同皆未嘗以天下為私也其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無以爾萬方湯既伐夏而其民猶不能遷善遠罪猶不可與入堯舜之道綏猷之言不其病諸嗚呼尚克時忱

乃亦有終

咎單作明居咎單臣名明居書亡

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史記湯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湯適長孫一曰祖甲孟子外丙二年湯沒六年三易君外丙猶未終喪而沒歲月易相亂恐疑後世故序書稱太甲元年且以見遷桐即元年事伊訓肆命徂后三書繼作太甲不受敎而遷遷之太甲序太甲既立不明與此相類

伊訓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商紀年曰祀十二月商正月商周改正朔以一號令而詩書紀月不改夏正天時不可易也嗣王踰年即位伊尹主祠事奉嗣王朝廟此古者冢宰攝政之禮也侯甸在千里之外來見新王周禮侯服歲一見甸服二歲一見夏商侯服為王畿甸服則周侯服

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王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川鬼神亦莫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造攻自鳴條朕哉自亳造哉皆始也始攻桀自鳴條而出令則自克夏歸亳孟子天誅造攻

自牧宮朕哉自亳趙岐曰牧宮桀宮惟我商王布昭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為人君止於仁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立愛惟親立敬惟長始于家邦終于四海本立而道生不立無本道何由生是故立愛於其親先之而無所不愛立敬於其長先之而無所不敬親親之殺尊賢之等始于家邦終于四海以此嗣湯德嗚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咈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忠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肇始也湯人紀之修自立愛立敬始從諫順先哲居上明為下忠待人恕治己嚴皆人紀也愛敬之先也中庸九經愛敬而已桀廢棄人紀湯始修之而遂以有天下大要惟克艱故能致此敷求哲人俾輔于

爾後嗣制官刑儆于有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遠耆德比頑童時謂亂風惟兹三風十愆卿士有一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于蒙士官刑雖設苟無哲輔果何益哉恒舞酣歌近于巫覡貨色遊畋淫蕩不反侮聖言則無所忌憚逆忠直則無所降屈遠耆德則廢典刑比頑童則所趨必下逆倫害理亂之道也人主至此益難救食其禄居其位而不憂其敗非人臣也故有不匡之刑故侍講劉貢父曰墨非刑名也臯陶刑昏墨賊殺墨貪也臣不匡君貪其禄位故坐以墨蓋死罪也孔氏曰蒙士例謂下士或曰蒙朦古字從省

為蒙周官瞽矇掌弦歌諷誦召武公稱矇誦衛武公亦曰矇不失誦所謂工執藝事以諫者也湯作官刑具以訓瞽矇使歌誦之以儆邦君卿士伊尹取其言以戒嗣王嗚呼嗣王祇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能敬其身則必能念祖矣洋洋廣大惟上帝不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提要之言益明簡

肆命徂后二篇亡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太甲嗣仲壬而立不明居喪之禮伊尹營桐宮居之夫子序書謂之放孔氏曰不知

朝政曰放然則古者君喪雖冢宰攝政猶當有所闕白放居桐蓋使專典喪不復預他事也庸常思常道一曰庸用思用伊尹之訓不明而放之思庸而復之人無不知伊尹之心者故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篡也古説桐湯墓劉向曰成湯無葬處伏滔北征記望亳蒙間成湯伊尹箕子冢墓皆為丘墟寰宇記伊尹冢在宋州楚丘縣箕子冢在宋城縣

太甲上

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惠順也阿倚衡平或曰阿保思保也故亦曰保衡 伊尹作書曰先王顧諟天之明命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罔不祇肅天監厥德用集大命撫綏萬方惟尹躬克左右

厥辟宅師肆嗣王丕承基緒惟尹躬先見于西邑夏自周有終相亦惟終其後嗣王罔克有終相亦罔終嗣王戒哉祗爾厥辟辟不辟忝厥祖

諟古訓是審諦之意顧察而審諦之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也於以承上下神祇社稷宗廟無不祇肅言一本諸敬而已親親尊尊愛敬充焉居喪失禮是謂無本百神爾主何以承之惟天監其德而後有以集大命為天下君宅居師衆尹身親相湯以有九有之師故今嗣王大承其基緒誠願如先夏之有終而其相亦惟終不願如其後嗣王之罔終而其相亦罔終君有終則相亦有終君罔終則相亦罔終是故君相一體安危休戚無不同之太甲之克終不終伊尹安敢不任之於其身哉夏在亳西故曰西邑夏自周忠信為周終始惟一非忠信能之乎文言曰忠信所以進德也嗣王知所戒則

敬而已矣敬則盡君道為君而不盡君道則為辱乃祖成湯矣王惟庸罔念聞庸用王惟自用無念聞伊尹之訓伊尹乃言曰先王昧爽丕顯坐以待旦旁求俊彥啓迪後人無越厥命以自覆愼乃儉德惟懷永圖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度則釋欽厥止率乃祖攸行惟朕以懌萬世有辭此諫語也昧未爽明丕大顯亦明也未明而大顯之平旦清明之氣也顯存晦亡旁非一方啓迪開明而蹈行之旁求俊乂啓迪後人夫是以伊尹有托孤寄子之責越顛墜也墜厥宗忝厥祖越命自覆僈然危亡之戒人之縱欲為侈快意朝夕不為久長之謀也機弩牙括笴虞人張機必省與度準乃釋不笴發也孔氏曰機有度以準望古機猶有存者銅為之植度於其側大學在知止在止於至善能欽其

所止則能率循成湯之所行也大抵伊訓太甲之書專務教敬而敬必本於儉也太甲自謂欲敗度縱敗禮是由儉德之闕故伊尹舉要諫之

王未克變伊尹曰茲乃不義習與性成予弗狎于弗順營于桐宮密邇先王其訓無俾世迷

周公曰祖甲不義惟王舊為小人繼體而立而執喪不如禮不義莫甚焉此漢之所以廢昌邑也然霍光解璽之際昌邑猶能言古天子有爭臣七人不失其天下是則漢公卿安能無愧色伊尹諫太甲言語略盡而猶未克變是不可以口舌爭矣不義之習將與性俱成性無有不善習或移之狎習予非敢習為不順有不得已者伐桀放太甲皆非順經營桐墓立宮使居之成湯遺德餘烈足以感動人清廟曰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密邇先王而訓之擇端良之士與王居便嬖近習一切屏絕不使溺於世俗迷而不反

王徂

桐宮居憂克終允德孔氏曰居憂位蓋專使典喪也允信孟子有諸己之謂信信則不變

保克終矣太甲之放為居喪無禮而自伊訓而下諫辭未嘗及之惟教之立愛立敬以修人紀鑒于三風十愆之訓以敬慎其身推而顧察天命承事鬼神終先王大業莫不由此居喪失禮宜待指事哉至此猶未克變將恐其惡遂成乃始攻其不義之習名之曰不義夫其得已乎祖桐居憂實始自覺不但遷善且能信德登而進之允實光輝太甲遂為商之令主此伊尹格天事業

太甲中

惟三祀十有二月朔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三年喪畢

冕服而見于廟是謂即政朝廟禮之常也自桐歸亳而見廟因復政厥辟事之變也居之不疑從容有常君臣之際無迹可尋

非聖人孰能與於此作書曰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罔以辟四方皇天眷佑有商俾嗣王克終厥德實萬世無疆之休胥相匡正周官九兩繫萬民胥匡以生也君民匹敵之勢桀塗炭斯民湯由是伐桀太甲幾又失之故伊尹以為復政第一語傳曰祖有功而宗有德湯取天下誠有功矣使太甲無克承之德商之載祀何以能久秦漢以後傳祚久近之效皆可見太甲克終厥德是為商萬世無疆之休誠有天命焉王拜手稽首曰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底不類欲敗度縱敗禮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師保之訓弗克于厥初尚賴匡救之德圖惟厥終拜手首至手稽首首

至地太甲之言怨艾昔非歸思師保明白洞達如此可謂允德矣伊尹拜手稽首曰修厥身允德協于下惟明后先王子惠困窮民服厥命罔有不悅並其有邦厥隣乃曰徯我后后來無罰修身固將以治國平天下也自家而之國自國而之天下無所不協斯之謂信人皆有此信故能協太甲曰不明于德伊尹曰惟明后自昕明德豈可已乎皆有邦也而隣國之民望湯如此湯來則厎善無罪罰允德之協于下也王懋乃德視乃烈祖無時豫怠奉先思孝接下思恭視遠惟明聽德惟聰必將視乃厥祖敬而勿失始于家邦而已矣斯須豫怠何以為懋德思孝思恭無時而不在念也形見於奉先接下之際耳蔽於近而亡遠何明之有耽於非度而荒德何聰之有伊尹猶防

太甲舊噐之作歟朕承王之休無斁王無斁則朕承王休亦無斁

太甲下

伊尹申誥于王言之悉矣於此重發明之曰嗚呼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民罔常懷懷于有仁鬼神無常享享于克誠敬仁誠所出同天位艱哉德惟治否德亂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后五帝異禮三王不同樂而其道一也流連荒亡不同事而同亂始也與治同道終也與亂同事得非緝熙光明之學有所闕歟明明言光明相繼也先王惟時懋敬厥德克配上帝今王嗣有令緒尚監茲哉懋敬

自强不息也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道有本末事有先後未有一蹴而能至者也無輕民事惟難無安厥位惟危慎終于始太甲於是始親政故有慎終于始之戒惟難惟危慎之至也始或靡之終何觀焉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逆心之言正使狂真妄發苟求諸道亦可容忍況嘉言乎遜志之言正使同心協謀猶當求諸非道或恐未能盡理況以邪佞投合乎嗚呼弗慮胡獲弗為胡成一人元良萬邦以貞元者善之長也君正莫不正君罔以辯言亂舊政臣罔以寵利居成功邦其永孚于休伊尹將告歸矣故終篇陳君臣之戒既曰辯言必有新奇可喜之論不必庸君甘心焉衣盎一語而

絳侯禮貌遽衰辯言之易惑也霍光既立宣帝猶秉政權君臣之間卒有遺憾寵利之可戒也辯言亂政寵利居功主意惑而國體虧斷非美事商周盛際安有斯事伊尹推理勢所至故言之以為世戒

伊尹作咸有一德一德天德也中庸曰純亦不已

咸有一德

伊尹既復政厥辟將告歸乃陳戒于德太甲方倚重師保而伊尹遽歸商王業已定太甲克終允德伊陟臣扈皆足輔王伊尹可以歸矣是為人臣常道曰嗚呼天難諶命靡常常厥德保厥位厥德靡常九有以亡諶信常不已也一不作德桀紂不難至也故為亂亡之道夏王弗克庸德慢神虐民皇天弗

保監于萬方啓廸有命眷求一德俾作神主慢神必虐民旱麓曰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以有九有之師爰革夏正暨及不以君及臣而以臣及君伊尹於湯誠有敎迪之功伊尹言之不嫌以為天下後世法夏正寅商正丑非天私我有商惟天佑于一德非商求于下民惟民歸于一德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惟吉凶不僭在人惟天降災祥在德一則無所不順故動與吉偕二三則是非參錯其偶不與凶會幸而已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終始惟

一時乃日新茲其始矣固未見其所終也終始惟一是為日新任官惟賢才左右惟其人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其難其慎惟和惟一左右師氏僕使宰膳趣馬之屬朝夕在王左右者也人主作德不作德左右關繫為多臣為上為德為下為民大意是上輔君下乂民而其語難協為臣不易故當慎同寅協恭和衷故能一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主協于克一德不可以小成也苟主於善則皆可師善非一端而已也有以協之皆足以成德孟子曰舜聞一善言見一善行沛然若決江河莫之能禦也又曰大舜有大焉樂取諸人以為善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以為善者伊尹懼太甲之小成也故敎之以取善之道如此太甲能信矣剛健篤實光輝日新其德可不知勉乎俾萬姓咸曰大哉王言又曰

一哉王心克綏先王之禄永底烝民之生徧覆包涵則其言之大悠久無疆則其心之一有是言而無是心朝夕變遷安可保也先王聰明時乂民永其禄王言之大王心之一則為能綏安之使斯民同底于善無終窮矣生與欲並生哉之生同嗚呼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萬夫之長可以觀政后非民罔使民非后罔事無自廣以狹人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親盡而廟不祧可以觀德矣貫誼謂文帝曰使顧成之廟稱為太宗商祖契宗湯太甲廟不毀與湯為二祧如周文武歟鄭康成曰殷六廟非中宗高宗廟亦不毀此禮由商而來長萬夫則部分廣可以觀政矣后不自立非民何使民不自治非后何事君民本相須也其至於乖睽渙散仁之賊義之殘也民非后罔克胥匡以生后非民

罔以辟四方而既言之此又言之者人主不可以不常知此意也匹夫匹婦有不自盡亦何遽至於罔成厥功哉然失一人之心則天下之志趣乖魏武帝一接張松不滿而蜀之士大夫衆不為魏是故明君必恭儉禮下自廣狹人之累當深戒也

沃丁既葬伊尹于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太甲子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已氏平利鄉今楚丘縣漢已氏縣訓以伊尹行事沃丁亡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伊陟伊尹子太戊中宗沃丁弟太庚之孫祥妖怪孔氏曰桑穀二木合生七日大拱不恭之罰史記一暮大拱巫咸臣名周公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乂王家咸乂四篇亡

太戊贊于伊陟作伊陟原命孔氏曰原臣名二篇亡

仲丁遷于囂作仲丁囂史記作隞李顒云在陳留浚儀縣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敖倉是案敖倉在今鄭州滎澤縣西仲丁亡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相今相州河亶甲亡

祖乙圮于耿作祖乙祖乙河亶甲子史記河亶甲時殷復衰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又曰祖乙遷于邢耿今河中府龍門縣圮毀也耿毀遷邢蓋兩遷索隱邢音耿恐非盤庚五遷囂相耿邢殷祖乙兩遷為是邢今邢州龍岡縣祖乙亡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史記自仲丁至陽甲

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是諸侯莫朝陽甲崩弟盤庚立殷今河南偃師縣謂之亳殷從先王居猶晉絳楚郢也咨嗟相怨不欲遷

盤庚上

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慼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兹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稽曰其如台

民不趨令適新邑之居籲和慼憂人皆重遷若曰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勿恤可也然古人終不肯違衆而獨舉以智力求濟率和悅衆憂必使盡知其為不可不遷而聽命焉矢直直寫己之情也或曰矢誓要質之於鬼神也我王祖乙爰于宅居兹謂邢也劉殺耿圮遷邢邢山國所謂適于山也耿為水所圮於是來宅于

此今其事變患害已至重吾民無盡殺為其不能相正以生也我於龜以稽疑龜告如我謀

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于今五邦先王有所服行敬謹天命此猶不敢常寧不常厥邑至于今五邦矣況今吾命民不能胥匡以生而豈敢懷安乎五遷必皆有故遷都大事宜皆有天命然古人簡質不以遷為難故自契至湯八遷自仲丁至祖乙四遷民皆聽命無異論至盤庚之遷而怨咨作安土之意已不能如古矣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由蘖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厎綏四方今不能承于古而遷為人情縱肆法度委廢天且斷絕其命汝猶罔知而況敢謂克從先王之烈譬若顛木之有蘖庶幾其能與起乎今遷則

天且延長我命于兹新邑可以紹復先王大業底定四方也王國居中四方承之玄鳥曰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自王國猶不能立法使民相正而生四方豈有底綏之功先王之業墜矣已上總論遷都大意

盤庚斆于民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盤庚之遷其大家實憚之小人未必盡不樂也盤庚將教訓其民推原不適有居之故皆自在位者始故以常日舊制所服行者先王法度大意則曰無得隱伏小人箴規其上之言詩曰民雖靡膴或哲或謀遷都之利衆人雖未能盡見亦豈無智識之士知之者大家不樂壅遏民情議論偏勝不可據依故使一宣達之遷都事實為可求矣此史官紀盤庚行事大要魏相白宣帝去尚書副封而霍氏逆謀始得上聞是亦為正法度也

王命衆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衆予告汝訓

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衆羣臣也汝當以道黜汝傲慢之心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欽罔有逸言民用丕變今汝聒聒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先王圖任舊人共政修播告之辭未嘗隱匿其指王必用大敬無過失之言故其民順令曠然大變聒聒多言之貌今汝聒聒起而信受邪險膚淺予弗知其所辯訟果為何事此豈先王所以圖任共政者哉言在位羣臣不能繼承其先人同力王室也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世家梗政此時已患之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不惕予一人予若觀火予亦拙謀作乃逸非予自荒念舊之德惟汝含蓄恩德無所畏惕予一人號令誅賞之所自出也譬若火作而弗救乃坐觀

之則自一爝至於炎炎無由息也是豈非予拙謀作汝過失至此予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舉網而條不亂言事必有其序也農夫利穡而有秋言事無有幸而致也盤庚興商規模自遷都始故以舉網言之遷則可以紹復大業一勞永逸不遷則委靡頹敗將不能為一日之安故以服田言之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汝能自黜傲慢從康之心則能施實德於民至於婚姻朋友皆蒙被之今則不然丕乃敢大言皆世閥也故自謂有積德戎大昏强虛言惑衆大毒遠邇邢山國田少使其人惰農自安不強作勞不服田畝遂至於罔有黍稷此為不能昏匡以生事實盤

庚之遷其大端在此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吉善汝不協和善言于百姓而使咨怨不適有居惟汝自生毒大家總于貨寶小民罔有黍稷乃至于禍敗姦宄自災于其身恫痛民之惡汝既先之而猶自奉持其可哀痛之事刑罰將至雖悔何及乃奉其恫吉其凶也相時憸民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動以浮言恐沈于衆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則惟爾衆自作弗靖非予有咎相視憸小小民箴誨之言猶相顧忌恐其發有逸不協義理矧予制汝短長之命而無所忌憚

苟有異同何不告朕反覆議論而相動以浮言誑誤衆人恐逖一沈溺之譬若燎原之火雖不可嚮邇而猶可撲滅豈以羣起之勢不復可奈何哉是將以刑法施之矣若其至此則惟爾衆自作弗靖豈予之咎盤庚欲舉法以治不從令者而卒不用也如所云云夫豈不可以行法然而不教而殺忿嫉于頑堯舜三代之盛未嘗有此必訓告必敎誨使理悟而心服所謂以善養人者每如此也

遲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掩爾善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人求舊器求新各有其宜也予先王與乃祖乃父相及逸勤予豈敢不念其子孫而動用非罰予世選勳勞而官爵之不敢掩

爾善念舊之意如此也爾祖與享於先王廟廷有善而作福有禍而作災照臨于上不可欺罔予亦安敢一切姑息動用非德予非罰非德皆謂施之而不當理也

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言易出而志不奮何能中乎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老成之人智慮及之當有知遷都之為利者非必舉一世之人為異也孤幼不能自立隨其長上為向背也如其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至於仰事俯育不能無憾是為虐之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公卿大夫各有封邑而為之長當率其民勉出力以聽命作猷言遷都有道於此作興之也

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自陷於死而罰施之故曰伐厥死

邦之臧惟汝衆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凡爾衆其惟

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致告致吾之意而告之也王曰商俗靡靡利口為賢然則商人口之不度所從久矣

盤庚中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作動也將動而遷乃話其民弗率之故大告之以信其有衆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造至升進使前大司寇大詢朝位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

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罰先王無不惟民之承而民亦保其君相與感憂鮮以不浮于天時之故浮猶溢也天時溢出為災猶洪範極備為凶也殷降大虐水圮都邑先王不敢懷安其所與作視民利為當遷汝曷不念所聞古后之行事其所以承汝使汝惟喜樂安寧予將與汝共之非汝有過咎比于五流之罰而遷汝也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故以丕從厥志予所為順和懷念此新邑豈非為汝故以大從吾為民之志乎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試言試其事也灼然已見其可為而曰試者為衆人之不能盡知也今人猶曰且試觀之

遷則安定厥邦不遷則莫可為也汝不憂朕心之所困如此乃皆大不宣其心務自覆匿不能欽念以誠而動我此豈所謂保后胥慼者乎不順我而遷喜樂康安不得共之必且自窮自苦

若乘舟汝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

譬諸乘舟而弗求濟必臭敗其所載物爾誠不相屬猶豫二三豈但臭厥載而已中流汎汎必相與沈溺矣不於此稽察而至於禍敗雖自怒何能瘳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

汝不謀度長久以思汝不遷之災是大勸憂之道必自底於困窮苟安朝夕有今罔後汝謂此何生在上乎傲誕從康自作之咎生於下不生於上也河亶甲以前事不可考祖乙之遷以水其災已見故其民樂從盤庚之遷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其禍尚隱伏未能盡見大家又壅隔其間

故其民憚從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一故不變起於穢必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予迓續乃命于天予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人且悞汝偏倚汝身迂曲汝心終必有災不服常業身偏倚矣不則德義心迂曲矣故予令將迎續汝命于天予非威脅汝用奉承汝畜養汝而已

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先予丕克羞爾用懷爾然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神后高后皆湯予念湯勞來爾先人使作德故予亦大能進爾於善用綏懷爾則既然矣我若不遷政教不行陳腐于此則汝何能善湯必大積高降罪疾於我而言曰何得虐毒我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丕降與汝罪疾曰曷

不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生生充其類進善不已也易曰生生之謂易盤庚言我不能進爾於上湯且降罪疾於我汝萬民力不能以類茂長於善暨予一人偕之大道而同心焉湯亦大降與汝罪疾曰何以不及我幼孫協比而致有差爽之德自上降罰於汝汝無能迪吉矣幼孫盤庚自謂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先王勞來乃祖乃父故汝共作我畜民衣食溫飽長老慈幼是為畜民而汝不藏厥心乃有戕害之事雖包藏不露而鬼神知之我先王綏安乃祖乃父乃祖乃父懷我先王之德不平怒汝乃斷棄汝雖死不救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

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后丕乃崇降弗祥亂治位雖有高下而皆與人主共治政故曰亂政同位治政有位在民上而不恤民具乃貝玉而已汝又信其誑惑不順我遷故乃祖先父大告湯使作大刑於朕孫開導湯大積高降弗祥前篇訓有位無此語士君子當自識此理也此篇訓萬民故及之或曰盤庚患其民不從令故假鬼神以懼之是乎曰否古人必畏天必敬鬼神必省察禍福是故國家誥命必發於宗廟而盟誓必臨之以鬼神人心敬戒懍乎神祇祖考常在其上也後世人心放肆慢言恣行雖鬼神福善禍淫其道不改而人方顛迷豈能識察故雖隕越殄滅而猶不悟大抵古人鬼神之訓皆非假說之言也推此必然耳嗚呼今予告汝不易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中于乃心事不可已

故告之不易其憂為大故當永敬絶遠而不相親事何由濟各安其分而念于道必能降以相從中苟不設犯分違道必矣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于茲新邑遷徙之際固當明法禁而況當有異論動揺或恐姦邪乘間而作必當周防也吉善迪蹈顛越隕墜不順理不恭怠傲令法惡逆不道不敬也暫遇人而刦奪之為姦於外為宄於内小者劓大者絶滅無遺育不使易種于新邑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下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

建大命奠定定其邑居而正廟社朝市郊野之位其衆新至勞來安定之告戒之使無戲怠勉立大命於新邑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衆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遷事百姓容有不能盡知吾心者浮言胥動今悉無罪汝汝亦無復共怒協比讒言於我古我先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先王祖乙祖乙圮于耿以屢遷靡定將使功多于前人故適于山擇高而居用降損我凶德使災害悉去降猶今言減少也自祖乙至陽甲六世矣夫亦為有美績焉觀辭意則以嚮相胥因水而遷者至耿則不因水盤庚之遷必有以也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經界正則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山

居固遠水而險阻狹隘其初遺民猶少久而生齒日繁地不能容於是蕩析離居任地不以井邑丘甸而田法壞域民不以比閭族黨而比法壞斂財不以郊甸縣都而賦法壞治兵不以五兩卒旅而軍法壞是則山居而地不可井民不可比先王法制靡爛敗壞舉不可行所謂失于政陳于茲蓋不可一朝居也公卿大夫具乃貝玉而已自其婚友不昏作勞不服田畝驕墮易貧其害猶如此而況於小民乎惟墊溺之憂屢遷之擾民得休息久而安之遂不復顧念其他所以遷事一起而咨怨竝作居民乖異莫能合也盤庚反覆告教言語略盡而其意卒不宣露至此始自謂敷心腹腎腸歷告朕志則豈不以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者亦有所難言歟盤庚智足以謀勇足以斷仁足以行然亦不易矣盤庚又八世至武乙去亳徙河北即朝歌又三世至紂淫靡而亡其世家驕淫周公遷于洛歷三紀而後世變風移此商人風俗盛衰本末

爾謂朕曷震動萬

民以遷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遷奚能遽復湯之德哉不遷人情翫習法令垢弊奔本逐末浮偽淫奢誠不可為已大抵都邑歲久繁庶勢必至此盤庚之遷不因災變徙以其民不能胥匡以生而自謂罔知天之斷命其患有甚於水者衆人之智不及此復湯之德規模自遷始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用永地于新邑我所以與厚敬之臣恭承民命用長居此地于新邑肆予沖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兹賁沖童退托童人當畏同之論始作夫豈敢廢之弔至由用靈善其至者用善而已至言其為不可加也吾謀之既善卜之又協其敢違之乎宏賁皆大也審謀考卜用大此大業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尚皆隱哉伯長也諸侯一國之長師官師有敎帥之義脩征官師相

規長其官之長事之是否隱之於心則自知也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朕不肩好貨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叙欽懋勉簡檢相助肩任鞠窮也勉擇參伍僚屬以助之人謂邦伯師長也必當念敬我衆好貨者非所任果敢恭敬滋長於善哀矜窮乏之人而能謀人之保居者序之於位尊敬之鴻雁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又曰雖則劬勞其究安宅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今我既進汝告以朕志矣庶事方啟凡所施設不能皆善其順於理則承之否則相與反覆之無有弗敬當黜遠貪饕其能滋長於善自用有常而後用敷民德永任一心勿替引之總于貨寶言專利也貝玉貨寶之戒至此凡三遝都異論實起於此山藪財貨出焉民不盡力於常產

機巧趨利有勢力者則常擅其權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韓獻子曰不可山澤林鹽國之寶也國饒則民驕佚近寶公室乃貧夫近寶之貧民必有竊持其權者而利歸於下晉大夫所以樂往商諸臣所以重去宜皆以此也盤庚遷于寬平之地將制民常產正經界而均一之以興教化使日遷善遠罪而保天命焉苟惟士大夫趨利之俗猶在豈惟民無所觀法而壞法敗政必有自茲始故其丁寧切至如此堯舜禹皆居冀惟商居河南豫州之境地最平廣井法行焉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名武丁孔氏曰傅巖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供食工徒屬工官故刑書謂之司空書高宗旦使百工營求之於野蓋亦得之於夢也水經沙澗水出虞

山東南經傅巖有穴名傅窟即說隱所俗名聖人澗裹宇記今陜州平陸縣東北

說命上

王宅憂亮陰三祀既免喪其惟弗言亮信陰默謂之信默誠未嘗言也羣臣咸諫于王曰嗚呼知之曰明哲明哲實作則天子惟君萬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明哲故作則天子君萬邦故百官承式羣臣言王固明哲矣言則作命不言則臣下無所稟令高宗舊學于甘盤明哲知道羣臣知之居喪不言禮也既免喪而猶不言百官有司無所稟承得非賢者之過乎故羣臣諫之王言使出為命內史掌書王命遂貳之是也已行為令外史掌書外令是也王庸作書以誥

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類茲故弗言恭默思道夢帝賚予良弼其代予言自謂其德不可以正四方雖一言不敢出知樞機之不可不慎也恭默思道是之謂知本恭默存存諸念皆息是為思道道精誠貽格帝夢形焉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史記巖作險周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其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是則孔氏所謂澗水壞道築護之是也說無姓遂以傅巖姓之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爰於是而立為相置諸左右命之納誨輔德師保之也古者冢宰猶是行有司之事相則師保也仲虺為左相伊尹為右相周召相成王為左右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

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天下國家之事蓋未數數然也高宗可謂能自得師矣啓心沃心異心而同理也藥弗瞑眩而疾弗瘳忠言之難受也履以足不以目非目之視而足傷君臣相須之體也惟暨乃僚罔不同心以匡乃辟俾率先王迪我高后以康兆民同官為僚暨及也使說表倡之嗚呼欽予時命其惟有終必若欽予是命其惟有終乎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無終也雖然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何時而終乎夫是以有斆學半之論說復于王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后克聖臣不命其承疇敢不祗若王之休命木之從繩雖曲必正后之

從諫雖狂作聖學問之移人也舍己從人樂取諸人以為善聖人分量

說命中

惟說命總百官是為冢宰始臣之也乃進于王曰嗚呼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不惟逸豫惟以亂民王為元后公侯伯子男皆君也公爵最尊天子諸侯皆有大夫庶官有師有長皆舉綱而言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惟口起羞惟甲冑起戎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王惟戒茲允茲克明乃罔不休天聰明聖法天臣欽順其君而民聽焉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

則千里之外違之惟口起羞也甲冑所以衛身也人莫不自衛而後兵戎與焉衣裳在笥必自責重勿輕出輕出則人亦賤薄之矣無瑕者可以戮人干戈之伐必自省也凡此王當戒之信此能明則無不美者

惟治亂在庶官官不及私昵惟其能爵罔及惡德惟其賢官無小大一官廢則一事不治遂害大體官私昵爵惡德咈天違理人心不服邪惡得志亂必及民

慮善以動動惟厥時寡慮易也多慮葸也易多敗葸不及事不易不葸其惟治其心乎動惟厥時中其會也

有其善喪厥善矜其能喪厥功善與人同舜所以為有君德也驕矜起於自私一己之善猶無以容之況能以天下為度乎

惟事事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及其閒暇般樂怠傲刑政不修患至而圖之何及哉

無啓寵納侮無恥過作非小人

難養啓寵即納侮諛佞欺蔽皆侮道也蓋藏而不用其情為恥過恥過即作非之端孔子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小人之過必文

惟厥攸居政事惟醇政事醇疵一二而治之則弊弊然矣端本澄源惟其所居何如耳禹曰安汝止汲黯謂武帝曰陛下內多欲而外行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

黷于祭祀時謂弗欽禮煩則亂事神則難簡與黷皆弗欽也說以冢宰論事無非其所當言者其間不無有司之事而亦必本於君德說枚數條列類皆高宗所闕刮磨洗濯乃猶有不能盡除者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是為干戈省躬之戒祖己曰典祀無豐于昵是為黷于祭祀之戒說皆有所預見其言不虛發也扁鵲視病方其在皮膚而易治腠理深矣府藏何及此二事高宗中之稍深故其證狀終一發見

王曰旨哉說乃言惟服乃不良于言予罔聞于行夫豈

不行而無聞焉憒憒而已說拜稽首曰非知之艱行之惟艱王忱不艱允協于先王成德惟說不言有厥咎知行難易何如曰皆難知謂透徹大知非小知知也大知致知也知之至也智光融照動與理會玆豈易事哉雖生知亦必有用力處高宗罔聞于行厥終罔顯之語誠有疑處未能全徹却是知有此事跣弗視地厥足用傷足與目相為用此喻極的當非識得此理何緣能出此語故其求傳說之助切切也大抵行與知本相須也孟子論智聖巧力只是知與行夷惠行得到而知未盡故有中非爾力之語余嘗謂求賜皆知之矣雖巧而力不能到百步之外箭至中道而墜巧果何施然則孟子論夷惠是知處欠傳說與高宗言是行處欠行所能至知或及之行處無力所知亦能退落故傳說教高宗力行以致高明光大之功其實真智全力即是精一之學皆非易事

説命下

王曰來汝説台小子舊學于甘盤既乃遯于荒野入宅于河自河徂亳暨厥終罔顯周公曰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高宗本受道於甘盤也又曰高宗舊勞于外爰暨小人孔氏曰小乙欲使高宗知民之艱苦故使居民間此言遯于荒野為合遯于荒野固為欲知民事當亦為從甘盤而學也甘盤不仕來學往教之義古人嚴之入宅于河王都在河北時自河徂亳從盤庚遷亳也歲月非不久及其終無所顯明自言其學未竟也爾惟訓于朕志若作酒醴爾惟麴糵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弃予惟克邁乃訓自其在心為志而訓之故謂之格心作如遯不作人之作猶麴糵作酒醴

鹽梅作和羹也交修言不一也隨事切磋之不使有微小遺失也邁行也說以力行要高宗故高宗有克邁之言焉

說曰王人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春秋天子之事稱王人本此天子稱王人不敢斥尊猶今稱陛下也王人求多聞實將措諸事業而不於古訓則安能有所獲事不師古創意立新而為之源流不接損益無章必無可繼之功高宗三年不言恭默思道一意乎其内學聚問辨誠闕焉約而不博傳說恐其不足以建事故以多聞之求古訓之獲為論學之首亦救其所不足也然而高宗為有本矣子貢曰文武之道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仲尼焉不學子曰賜也汝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吾一以貫之夫無所不學而一以貫之所以崇德而廣業也

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

乃來允懷于茲道積于厥躬惟斆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遜順也高宗求訓志之助故傳說有遜志之言高宗求道亦蹙矣徒思不學久之必殆故傳說學于古訓為第一語博其外也惟學遜志為第二語寬其內也遜志優游不迫也務時敏拳拳服膺不失也遜志務時敏即孟子勿忘勿助長也張范陽曰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無心得厥修乃來與道相應自得之也允信允懷于茲信保不變無有間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于是而道積矣躐等陵節非積也斆教也教者學者至此各及其半而已記曰教然後知困學然後知不足遜志務時敏允懷于茲教者猶有所指授自此而往豈有法可傳哉故困學者用力至此亦常患不足故中道而廢高宗謂雖受學於甘盤而未竟故傳說以斆學半為言蓋雖甘盤教亦止此而已然則一念終

始典學之功在人自致焉耳典常也一念終始必常于學則厥德之修有不能自覺者純一正念更無它念此是多少學力道積矣而學不已於是乃入聖位始敏中懐終念皆其致力處也始來中積終罔覺皆為道之候也譬之植苗發秀穎栗皆有其候焉孟子曰流水之為物也不盈科不行君子之志於道也不成章不達此之謂也來積罔覺皆有梯級熟而後進故謂之章如篇章之章如章程之章非可以襲而至也狂狷簡率雖有可觀而不純粹不精微久久其病皆出厥修罔覺其學成矣將舉而措之事業而先王成憲無所覽觀則未免有過失大匠誨人必以規矩雖聰明如堯舜其治天下亦必稽古成法師曠不以六律不能成五聲離婁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員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於我老彭學到聖人地位方能如此後世學者喜作而不喜述輕妄反古非是無識見却是欠學問識見漂溢無規矩準繩故其病如此高宗識見高傅説預見其形象故

終始訓戒之始曰事不師古以克永世匪說攸聞終曰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其致意深矣罔覺之修成憲之監高宗之學有體有用高宗自謂德不足以正四方乃至一言之不敢發既相傅說則汲汲於訓志之助是誠知所不足矣傅說數語本末兼舉隨闕而補之應病而藥之致君之學可謂盛矣雖然夫子有言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是則說之自致者猶未知其所終也其敎高宗奚敢不知困哉盡其辭語所及而使高宗自致者終不可見斆者學者誠半而已矣

惟說式克欽承旁招俊乂列于庶位

古人相業必有次序孟子曰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首務旁招俊乂列于庶位固宰相之職則又其次也

王曰嗚呼說四海之內咸仰朕德時乃風股肱惟人良臣惟

聖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惟后非賢不乂惟賢非后不食其爾克紹乃辟于先王永綏民

此非一時之言史類次前後以成書高宗之學大成矣是以四海之内咸仰其德而高宗歸功於説以為敎之力終斆學半之言也不曰敎而曰風風有感發之義大雅曰吉甫作誦穆如清風股肱非其人則不可而必聖臣乃足以居此選惟伊傅足以當之惟湯高宗為能知之湯格于皇天伊尹作之也學至於格天則至矣高宗以此要傅説則終始典學之訓實能不畔於其師乂治也大畜不家食吉養賢也説已為高宗出紹辟綏民皆

其所當自任者而後說不為虛出

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高宗之言真可承堯舜禹湯之緒非其學之成奚能至是說對揚之以為可布於天下可傳於後世也說命上篇得說置之師保之任以求諫誨中篇為冢宰論事指摘高宗闕失切磋之下篇論典學全功高宗遂入聖域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祖己臣名祭之明日又祭殷曰肜周曰繹以高宗名篇史追稱初名必異稱其廟名者以其能不失德也史記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高宗初甘盤中傳說末祖己皆聖師高宗自立之地誠高矣

高宗肜日

高宗肜日越有雊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應天變其事不一格王正事其先者也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有不永非天天民民中絕命天監視下民其義為有常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而降年或永或不永天未嘗夭之也民不作德故中絕其命天人相與之際誠難知也而其可知有常者如此耳、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順德則永不順德則不永今民乃有不順德而又不聽罪者然天必信其命不可欺也必正其德不可枉也其人猶不知儆戒乃反曰其當如我何私其一已取必於天故以福為可徼而禍為可移是為不受命嗚呼王司敬民罔非天胤典祀無豐于昵王之所司敬民而已民為

天肖肖嗣也天子天之元子也民其支庶也茲無非天嗣者使天子宗主之耳天之愛其子甚矣壽考安寧天賓錫之人君誠能若天敬民皇建有極使五福均被則受祿于天而何用豐昵祀哉王者祭天地祭山川祭社稷宗廟無非為民者昵猶褻也不用常典則為褻傅說曰黷祖己曰昵一義孔氏曰近廟非夫子曰丘之禱久矣獲罪于天無所禱也秦漢祕祀之興豈為識君道哉豈足與言天命哉文帝除祕祝令祠官勿私幾於道矣其後忽以方士之言置渭上長門五帝之祠怪變驟作與其平日所為絕不相似幸其覺早聞賈誼鬼神之對始自以為不如誼而諸祠皆罷觀其遺詔則超然於生死之際矣漢秦以來人主不求神仙即興祕祀大抵畏死耳觀祖己非天夭民之語高宗疑若亦為祈長年者夏帝孔甲好鬼神之事天降龍二三代以前常有此等事周官致天神致地祇致人鬼物鬽秦漢寶雞神光皆是然則雊雉不足怪也高宗固為能知鬼神之情狀者

而獨未免以夭壽二其心則害道此祖己所為作訓也
理性命一貫之學也說命三篇窮理盡性高宗之學精
矣至此始能通於命而
其道備是故學無止法

高宗之訓 亡

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仲虺

曰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辜西伯戡黎序殷始咎周夏商之事皆然
是必不能容也乘勝也黎今潞州黎城縣商畿內諸侯
祖伊臣名祖己後受帝乙子史記名辛天下謂之紂孔
氏曰紂受音相亂謚法殘義損善曰紂武王稱商王受
受紂果音亂則紂非謚矣薛士龍曰西伯武王說苑膠
鬲稱武王為西伯紂使繼文王觀泰誓觀政乃乘黎也
黎與紂同惡武王聲其罪而伐之以諫紂此所謂觀政

戡亦勝也案文王獻洛以西之地於紂是則紂以前二伯地域自洛分至文王獻洛西地始自陝分其後周人因之黎在陝東非西伯所統治武王越陝入商畿內有所誅討蓋以動紂也故祖伊恐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訖絕格至孔氏曰至人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著之皆無敢知其吉者紂罪多矣一語蔽之曰淫戲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紂自絕于天故天棄之而猶不悛或酬縱或暴怒未嘗一食能自安也不復虞度天性喜怒哀樂不能知其所由生毀廢典常無所

蹈率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摯古訓至大命不至謂亡紂大命胡不至也王亡其如我言史記湯誓夏罪其如台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皆作其奈何夏衆率怠弗協而後湯伐桀殷民罔弗欲喪而後武王伐紂此之謂時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即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反覆參列即日喪亡指汝為功會當有誅戮於爾國中者紂敗赴火武王以黃鉞斬紂頭懸大白之旗紂罪浮于桀故祖伊以為當誅紂不畏罪自反而委命於天蓋至於此則不復可救矣故祖伊以為即喪之候而武王誓師亦援此言之武王乘黎祖伊諫紂是皆有望其能改也而紂方無忌憚如此於是殷之賢臣或去或

默或死而殷遂亡世謂祖伊之言直紂雖不改終不怒猶賢於漢唐中主殊不知自古未嘗有殺諸賢者紂實啟其端秦漢以後人稍習見之紂作俑逆道悖德武王行天討遂指以為罪紂忍於祖伊而不忍於比干不勝其很至比干乃發耳世遂以祖伊偶不死為紂容德豈非過乎或曰乘黎而紂改過則何如曰是武王之心也須暇五年但自泰誓未出師以前紂若改過事輒不同聖人行事進退常有餘地也文武從來未嘗失臣節於紂聖人格天事業使武王能感悟紂紂改過君臣之際必當更有可觀羑里事亦可見方伊尹之放太甲事亦甚慶矣太甲思庸伊尹奉而還亳太甲方歸功於師保雷風之變成王自以為弗及知由是委國一聽於周公大抵聖人之所為不可以常人論也然紂自乘黎後其惡愈甚泰誓之師既出安可復在君位哉或曰祖伊言於暴君而其直如此非保身之道曰非也滅亡將至直言猶恐不入何暇婉乎幸其見聽耳不聽祖伊死何辭

焉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錯亂微子紂兄名啓啓母賤不得嗣微國名孔子家語微或作魏讀從微父師箕子紂之諸父為太師其亦國名少師比干微子數諫不聽將去故告二師紂錯天命而亡比干諫而死微子抱祭器歸周存商祀箕子為武王陳洪範卒不臣周皆所以正天命也

微子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殷其弗或亂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亂敗厥德于下順道而告之殷其弗或治正四方矣或之云者猶幸其能反也底致也湯致其功業遂陳列於上我我紂也今紂乃用沈湎酗醟亂敗其德于

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卿士師師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獲小民方興相為敵讎殷人無小大皆好為草野竊盜內外姦宄貪縱成俗不奪不饜其卿士大夫相師為非度含匿過致羣聚鬭畧故遺失有罪不能常獲小民無所告想方起而自相為敵讎是則禮義廉恥刑政禁防舉無可恃者必亡之證也秦漢隋唐具季世皆如此今殷其淪喪若涉大水其無津涯殷遂喪越至于今涉大水無津涯沒而已殷遂喪於今至矣曰父師少師我其發出狂吾家耄遜于荒今爾無指告予顛隮若之何其又告之意轉切矣吾憂而狂不能自制家居耄亂欲遯遯荒野今爾無指意告戒我失道顛隮其如何哉微子有去意而未決與二公謀之父師若曰

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耇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降監殷民用乂讎斂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箕子亦順道而告之紂錯天命箕子微子之相告語必順於道事變不同道常在也天惨毒下災殃荒亂殷邦方起而酗酒不畏其所可畏咈戾耇老長者舊有位之人殷民更甚無忌憚乃奪攘盜竊祭天地犧牲粢盛有司失職既不禁禦鬼神亦容其行食而無災咎蓋不復顧賴之矣下觀殷民所用治之者皆讎其民而斂怨鞭笞刑戮無所不用招名敵讎無有懈怠上下之罪合而為一多所朘削羸瘠無復有詔告其非者蓋至於此而其亡決矣色純曰犧體全曰牷牛羊豕曰牲器實曰用

商今其有災我

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商今其有災我起而諫之必受其敗商若喪亡我當為臣僕而猶恐無其所此言紂必死也紂存則為師保紂亡則為臣僕貴賤之異詔王子出迪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隮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詔我王子出亡以存商祀於王子義分為蹈道刻薄微子以母賤不得立則商之薄也孔氏曰箕子謂我久知子賢言於帝乙欲立子帝乙不肯其說恐有所傳為商王元子而賢宜存商者也儻留而與之俱亡則商祀必絕雖我亦顛隮矣各務安靖度義審分以自獻于先王行遯非吾之所得為也箕子師也師不當死亦不當去商亡欲為紂臣僕紂死不得行其義分也少師無一語自見自分以必死也周官師氏掌以媺詔王保氏掌諫王惡少師蓋如周保氏以諫為職也自分以必死何也以諫為職諫既不

效君喪國亡而不死得乎紂雖不殺之則亦奉紂以死耳無一語詔微子何也尚冀其言之見聽幸而不至於亡也惟國未亡而去違難免身微子之事最為難處故與二公反覆之存商祀之契配天又七八百其獻於先王者如此故夫子皆以為仁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右商書三十五篇其十八篇亡

尚書說卷三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尚書說卷四

詳校官給事中臣鄧文泮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楊懋珩

校對官學正臣李巖

謄錄監生臣沈立銘

尚書説卷四

宋　黄度　撰

周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周自后稷封邰至子不窋失職奔于戎狄之間又二世至公劉脩后稷之業國於豳今邠州三水縣又九世至亶父避狄遷岐國號周今鳳翔岐山縣是為大王子歴是為王季子昌是為文王都豊今永興長安縣西北靈臺鄉豊水上游是也子發是為武王都鎬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也序為十一年書為十三年史記作十一年與序同案書序伊訓泰誓書年皆有義伊訓防疑泰誓闕疑書十三年當是傳寫至夫子時已誤夫子以周

史考實為一年承書之誤不改而自於序正之蓋闕疑之類也一月夏正月周為三月稱一月存夏正也一月戊午蒙上十一年十一年一月也孔氏以為十三年正月欲就書十三年而於文斷絕不屬須說乃通非是自漢書皆以武王伐紂成文王之志故不改先君數年通九年大統未集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為十三年亦非武王繼志述事何待於不改數年而告終易代史不紀實自古無此是當為武王即位之十一年一月建寅之月孔氏曰周孟春孟春建寅豈隨王而改邪史記作十二月蓋以為未改商正也亦非商書猶自稱十二月未嘗稱一月也戊午以武成推次為孟春正月二十八日

泰誓上

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稱春則序一月為建寅之月矣此與春秋不同春秋

書王書正月則為時王正月加春於其上以為正雖改而四時之序不可改此獨書春則當自建寅之月始詩書書月皆不改夏正會孟津未濟誓衆諸侯大會故名泰誓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王者於諸侯為友詩亦曰邦人諸友冢大諸侯各長其國故稱大君御事治事自其卿大夫下至庶士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人與萬物俱生而人為靈聰明出類為君父母斯民亶誠元首天子稱元后

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災下民沉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弗克敬天紂植惡之本天猶弗敬視民何有天為民立君而殘害萬姓如

此豈所以為民父母哉沉湎嗜酒冒亂女色心志内蠱聰明日喪遂至於敢行暴虐無所畏忌天討有罪而濫其族天敘有德而私其世天覆燾生育而朘削之以崇飾非度皆為弗克敬天也崇土曰臺有木曰榭澤障曰陂停水曰池

焚炙忠良刳剔孕婦

紂滅天理至此極矣放殺仁人君子之所不忍言也而又歷數其罪如此涼薄殆甚獘非也惡必若桀紂德必若湯武而後可行放殺之事歷數其賊仁害義為獨夫之實使天下後世共知之而亂臣賊子不敢以藉口而誣其君然君子猶曰紂之為惡不如是之甚夫膾者數十萬一語不實其敢出諸口哉

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勲未集

史記紂作炮烙之刑以西伯昌九侯鄂侯為三公醢九侯脯鄂侯囚西伯羑里西伯出羑里獻洛西之地請除炮烙之刑紂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經自焚炙忠良刳剔孕婦以上其事皆在文王專征伐之

前文王既賜弓矢斧鉞於是伐密伐崇大勲未集而文王終紂使文王為西伯專征伐是則紂猶可輔也肆予小子發以爾友邦冢君觀政于商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罔懲其侮豈惟無悛心而反甚焉孰能懲其侮哉殷民攘竊犧牲牷用乃能責命于天皆乘黎之後觀祖伊箕子之言則乘黎為觀政斷然矣雖商之賢人君子皆以紂為當亡而猶須暇之五年則乘黎為武王六年又五年會孟津為十一年先儒服喪三年還師二年皆牽合十一年十三年與須暇五年又史記文王伐耆祖伊乃告紂皆非泰誓文王武王事皆有次序詩文王無伐殷所謂衆言殽亂折諸聖當一以經為證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克

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武王以君師自任而不能出斯民於塗炭使日遷善遠罪則為越厥志矣同力度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心雖有其德必觀其義武王之行天討惟其義也故易常以時兼義而言臣億萬億萬心德義不足以協之雖三人亦各行其志耳臣三千惟一心德尊義正安得而二三哉雖然伯夷叔齊猶曰以為求仁而得仁夫是以知道之難盡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貫如繩貫物之貫紂之不善非一事而同歸于亂如繩之貫物聖人之察天密矣天命在武王不能順天而討之存其罪與為惡者鈞是故此義為嚴予小子夙夜祗懼受命文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

衆底天之罰詩文王受命作周書武王受命文考一意周官太祝太師造于廟宜于社類上帝伐商王事也故師祭皆以王者之禮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也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觀民情嚮背可以占天意矣天且亡殷然而弼予一人非心力之一莫能濟也聖人所以盡人事者又如此一失此時四海又至何時而能清邪

泰誓中

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徇師而誓既濟次于河北待諸侯濟諸侯畢至王乃拊循其師而誓之曰嗚呼西土有衆咸聽朕

言西方諸侯武王以西伯行師正大義東方諸侯雝厥主黄昭我周王益皆附于周矣我聞吉人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人性本相近吉凶之習愈熟而愈遠今商王受力行無度播弃犂老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仇脅權相滅無辜籲天穢德彰聞力行無度惟日不足也正義老人面凍梨色則犂當作梨朋家家各為朋脅權以權力相迫脅此所謂卿士師師非度小民方興相為敵讎者也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下國諸侯之國幽王將亡何草不黄漸漸之石皆下國刺詩其毒徧天下矣惟受罪浮于桀剥喪元良賊虐

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浮過也剝落也元良皆善也剝落喪亡不使復有存者易剝上九碩果不食剝至此極矣譬之於果幸有存此大者庶幾其食則事尚可為也剝喪無餘國豈能復立哉此皆觀政後事觀剖胎剖心紂罪誠過於桀殺一婦人非其法已為逆害況諫輔乎此必當誅天其以予乂民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武王為有天命矣記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故至誠如神夢卜之協其禎祥之先見乎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夷平既皆平凡之人而又離心離德雖衆何救於亡治亂曰亂夫子曰有婦人焉閎散顛括望

旦奭餘二人失其傳或曰高佚周至也箕子膠鬲之屬皆不能救仁人言其志在生民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以人占天湯曰爾萬方有罪在予一人而武王亦云救之於水火之中不足言也必能使之興仁興讓人有士君子之行則為君師之職今朕必往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天命如是安得不往湯誓師於國中已作此語武王濟河入商地益深始自以為必往則前此為未必猶俟其改歟揚武侵疆取凶殘伐功乃張大湯伐桀武王繼其事章明天命人心取予為無私故於湯為有光　勗哉夫子罔或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懔懔若崩厥角勗勉臨事而懼好謀而成夫子以為行三軍之道寧執不敢敵之意紂之威百姓懍懍若崩摧其角如其

以無道毆之人猶為之赴敵其可忽之乎嗚呼乃一德一心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泰誓下

時厥明王乃大廵六師明誓衆士時是厥明戊午明日諸侯之師濟河猶各為營壁今始分隷六師王乃徧廵行陳而誓之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彰作善降之百祥不善降之百殃惟其類也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絶于天結怨于民五常仁義禮智信不知德義之可尊而狎侮之夫是以荒怠弗復居敬不循天理日濟其惡故自絶于天穢德彰聞流毒天下故結怨于民斮朝涉

之脛剖賢人之心作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正士紂多怒而喜殺黨邪而疾正習與性成迷而不反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淫藝是圖而至尊之敬猶不恤誰能與易之禹曰無若丹朱傲惟慢遊是好傲虐是作罔晝夜額額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紂罪亦不出傲慢淫虐朱之惡未及民堯知其為不肖而禪舜朱遂以殄厥世桀紂毒民已甚湯武正其罪而放殺之湯武遂有天下而夏商之世亦絶皆天道也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祝斷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衆非元后何戴撫我則后也后非衆罔與守邦

虐我則讎也舜禹湯武之言同天下畔之是為獨夫紂大惟作威以酷害其民凡其民之子孫皆得讎之故謂之世讎伍員復讎義出此王師將臨其國都於是正君臣名義稱之曰獨夫見其為當誅也孟子曰聞誅一夫紂矣未聞弑君也父子有親君臣有義親一隆而不變義有合有離

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取彼凶殘殄殲乃讎皆見其罪為不可赦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迪蹈殺敵為果致果為毅登成辟君武王於是而有天下三誓而後及賞罰行陳既立始以軍法臨之

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此論父子繼述之義蓋不獨文武之事為然故中庸以武王對舜舜為大孝謂其能諧瞽也武王為達孝謂其能繼文也而又有父為大夫子為士父為士子為大夫之論天下萬世之公言也周誕受多方皆文王明德致之若武王不能克紂事勢一變議論轉移或且上累文王故誓師終篇反復於文王無罪有罪然則其事誠重矣湯武之事後世或疑於君臣之際而不知父子之間更有所難也孟子曰聖人人倫之至也非聖人奚能盡其道哉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戎車五戎戎廣闕屏輕車稱兩正副合周官虎賁氏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趨以卒伍孟子武王虎賁三千人史記同序之傳恐誤武王曰予有臣三千中堅當馳道者也牧野在衛州汲縣商近郊

牧誓

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甲子二月四日昧冥爽明早旦

古者國郊置關師旅不入乃誓言遂戰矣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伊耆氏軍旅授有爵者杖王以黃金飾斧為杖白旄以號令逖遠言其至此遠矣上下同勞苦之且勵之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自諸侯至庸蜀諸蠻皆軍師長歷數而誓之軍法責師也御治三卿治國事也泰誓六師此惟三卿者周本三軍諸侯以師會于孟津至河朔始以王者之制合為六師其三師盍攝皷亞次旅衆次於卿之衆大夫二千五百人

之師師也師氏王舉則從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王之門外是為王衛者五百人為旅旅有帥本一黨五百人之長州黨族閭比皆有聨千夫長益聨二黨而置一長百夫長卒長也庸蜀羌髳微盧彭濮蠻夷屬周者庸今房州竹山縣古庸國蜀今利州春秋戰國時為蜀侯國羌本姜姓三苗之後居三危春秋允姓瓜州之戎入居中國秦漢間氐羌錯居西方今疊岩松諸州皆羌地周初未必然也濮多種左氏稱百濮嘗與麇庸叛楚麇在今荊門軍當陽縣濮當在今江陵界此庸蜀羌濮之見於書傳可攷者髳微盧彭則難考矣或曰唐姚州有微水蠻戎州羈縻有微髳二州今瀘州古巴子國又今雅州有盧山縣彭今眉州彭山縣有彭祖冢及祠凡此名稱雖同未必是惟瀘以瀘水得名春秋巴嘗與秦楚滅庸亦大國或恐本盧改巴不可必也

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予其誓誓肅之使聽誓稱舉戈戟比合干盾王曰古

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紂之酗虐盡出妲己遂至於亡通國之人怨怒之故牧野誓師指以為罪首順人心也史記武王斬紂太公斬妲己昏弃厥肆祀弗荅昏弃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紂淫酗而昏弃其祭祀弗躬弗親雖陳設而鬼神弗荅弃其宗室遺老王父之母弟不以恩禮接之使不能蹈其常王父母弟屬尊且親似指箕子而惟多罪逋逃崇長任使為大夫卿士使為暴虐姦宄比皆箕子微子之所以或去或囚而比干之所以死也豈有一語詆誣之哉牧野誓師語簡而旨嚴妲己當誅逋逃害義暴民甚者惡來飛廉之屬當誅故

特見之記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起罪紂於淫昏始不敬終不仁不義多罪逋逃為大夫卿士立政所謂無義民桀德弗作往任是惟暴德者也

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愆過伐擊刺進不過七步殺敵不過七伐必止而齊一之嚴重堅整務為不可勝擊剌自四積至七見其為不得已也

勗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

桓桓威也

弗迓克奔以役西土

能舍紂來奔弗迎殺之使聽役于我西土

勗哉夫子爾所弗勗其于爾躬有戮

夏商師誓皆有孥戮之罪蓋古法也此無之文王罪人不孥遂為周家法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往伐而反歸馬放牛示天下弗服此出師大節其閒政事首尾皆識之尚書右史記言此兼識政事書名武成武事成也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周于征伐商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漢律歴志死魄朔也生魄望也旁近也近死魄月二日也哉始也始生明月三日也古史官紀事必書朔望死魄生明占步最凖翼明也武王以一月三日行自周往征伐商至四月三日還歸在豐凡九十日役不踰時凡稱周皆鎬也武成首記伐商往返日月序所謂往伐也乃偃武修文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

之野示天下弗服天下固猶有未服者乃偃武修文歸馬放牛以示之此與舜舞干羽意同歸馬放牛就牧也華山桃林皆在華陰縣華州禹貢屬雍兼有豫地周職方豫州其鎮曰華山是也周為畿內之地鄭桓公友封邑一名咸林春秋為秦晉地華山記云山分秦晉之境鄗晉之西則曰陰晉邊秦之東則曰寧秦桃林即潼關左傳晉使詹嘉守桃林之塞歸馬於華山之南放牛於其北史記載武王之言曰粤瞻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於洛邑縱馬放牛偃干戈振兵釋旅示天下弗復用然則作洛武王意也故序特表歸獸對往伐秦敖倉在滎陽漢武庫在洛陽實連雍洛據天下全勢皆為識此意者丁未祀于周廟邦甸侯衛駿奔走執豆籩越三日庚戌柴望大告武成自此以下皆識政事祀廟始用天子禮樂稱周廟新視聽也六服侯甸男采衛要舉侯甸衛詳近而錄遠也要

則略矣駿疾奔走執豆籩助祭燔柴祭天望祭山川祀廟齋三日乃祭天先廟後天將祭天配稷故祭廟尊祖而後配焉其序當如此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魄生明死既生魄望後一日王若曰嗚呼羣后自先王建邦啓土以下至一戎衣天下大定專言周之所以興於是后稷大王王季文王皆稱王商契稱玄王蓋追王也周既王稷又自大王而下於是以王言告諸侯非天子不制禮不作樂也歎見孝思必告羣后天下之公議也議定明日乃祀廟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勳誕膺天命以撫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先王后稷建邦啓土於邰為周

始祖公劉修后稷之業篤厚也詩稱為公劉大王避狄從之者如歸市王迹基於此王季在商武乙太丁帝乙之世有攘戎之功商王錫圭瓚文王為西伯克成累世之勲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王事也故為受命之始大雅文王為受命作周之詩大明為武王復受天命之詩緜為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之詩此追王本指大邦畏其力不敢暴小邦懐其德有所恃詩云爰整其旅以遏徂莒自專征九年而大統未集武王承志伐商而天下歸之昔湯有天下而尊契是為建國始祖則周尊后稷無可疑者推原王業所自來追王斷自大王以下公劉非無功德而非王迹所由興故亦同之於羣公此皆為天下公議武王周公之所以為達孝者也文王九年大統未集先儒皆指為稱王之實紂在而稱王斷無此事若文王已稱王何以為追王九年自專征伐之後九年

予小子其承厥志底商之罪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

大川曰惟有道曾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祗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黄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大邑周惟爾有神尚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告于皇天后土即出師類帝宜社也過大山川用事祈福此其祝辭也武王自謂有道指紂為無道也曲禮内事曰孝子某侯某外事曰曾孫某侯某外紀天生萬物紂暴絶之民罔非天肩紂害虐之為天下逋逃主如魚鳥萃于淵藪仁人十亂聖智人仁賢義理之會應天順人四海

歸之綏安玄黄幣昭明我周王之行大罰此豈人力哉天休震動用是皆附周大邑猶京師衆大之稱也篚厥玄黄昭我周王非類帝時語葢入商境乃有此事隨所過山川祝辭始著此語至是類衆詔告諸侯以見伐商為恭天成命告於天地鬼神而無愧也

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天下大定

大明曰會朝清明伶州鳩曰王以癸亥夜陳未畢而雨故孔氏曰待天休命謂夜雨止畢陳要之戰勝不勝雖人事必有天意焉紂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則為佑周之休命也商亡周興在此一戰聖人豈敢自謂人力能致此哉史記牧野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紂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諸侯皆畔矣是殆郊兵歟

辛乃前攻其後以北是則無一人不畔豈非獨夫歟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謂以至仁伐不仁何至殺人血流漂杵孟子以仁義說齊梁之君抑揚其辭如此七十萬之衆前攻其後奔逐崩潰安得無蹂踐殺傷故史不没其實以見征伐之不如禪讓聖人之所深愧也一服戎衣而滅紂天下遂定

乃反商政政由舊反紂暴虐荒亂之政盡用湯太甲祖乙盤庚高宗舊政

釋箕子囚封比干墓式商容閭因奴徒隷商容紂所廢賢者閭里門

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服散財發粟以代天下之貢賦鹿臺在朝歌城中新序曰大三里高千尺鉅橋在洺州曲周縣紂之亡豈爲無貯積邪賢者民望財粟民命故反商政以禮賢爲首而賑發次之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爵公侯伯子男土公侯百

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紂眤比罪人崇長逋逃列爵分土建官位事豈復遵用典章哉於此悉反之於先王之舊

重民五教惟食喪祭五教五典食養生喪送死祭追遠皆人紀也

惇信明義崇德報功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封神農之後於焦黃帝之後於祝帝堯之後於薊帝舜之後於陳大禹之後於杞崇德也封功臣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丘曰齊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弟叔鮮於管弟叔度於蔡餘各以次受封報功也

垂拱而天下治夫是以謂之武成周人八百年規模盡在此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武庚紂子名祿父立為殷後湯既勝夏遂黜夏命封夏之後武王勝殷即殷國立紂子武庚不改其國事稍與湯異至武庚叛周始黜殷

命封微子於宋恐如夏事序稱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則箕子無所歸矣歸周非箕子意故又用春秋例稱以歸箕子本欲為紂臣僕紂誅不得行其志武王尊禮之強以歸周行武王之義也箕子終不臣周受地於朝鮮而君之行箕子之義也箕子傳洛書武王有天命故箕子以其學傳武王而作洪範道之大公非一人之私也九疇之錫彞倫之叙箕子不敢秘斯道也洛書於是始有章句

洪範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不稱年而稱祀箕子之志也不改丑正歲年序事自用商家舊制武王不敢違其志也箕子居周已二年熟觀武王以為可以傳道而後武王敢問焉史記克商後二年問箕子天道十一年克商後二年為十三年史記又曰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贅王乃言曰

嗚呼箕子惟天隂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彞倫攸敘乃有繼之辭非倉卒而問也隂黙隲定相助天地之性人為貴天黙定之也相助之使協其居人君之職也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弗由難矣彞常倫類武王自謂不知其所由敘將無以協民之居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豈天惠民之意哉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鯀陻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攸斁陻塞汨亂鯀謂土能勝水故塞之水失其性而火木金土之用俱廢故謂之汨陳畀予洪範大法疇類斁壞鯀塞洪水逆天害理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彞倫由是而壞九疇始五行五行汨則無以敘彞倫然則洪範本五行由五事而下皆其流行也鯀則殛死禹乃嗣鯀治水而懐襄愈甚此為震怒之實

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禹疏九河陂九澤皆行其所無事萬物各得其性而彝倫敘鯀殛死禹嗣鯀國改封夏故禹有天下祀鯀配天廢興之際皆有天命焉古說神龜負書或疑其迂怪難信非也伏羲畫八卦伏羲之前非無易也禹敘九疇禹之前非無書也本有此理聖人發其妙耳龜馬則其開先也易繫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又曰伏羲氏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是則不獨觀法於圖也漢儒謂六十五字列於龜背為洛書本文則誠誤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

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本乎天者皆陽也本乎地者皆陰也獨陽不生獨陰不成乾父坤母陰陽交感萬物化生是故洛書始五行五行式序而不亂自五事至福極各致其用焉人稟五行之秀視聽言貌思即聖賢事業而主敬敬盡心知性之學也八政自農始農飲食也而無政雖有粟吾得而食諸協合也堯歷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必合而後析因夷隩無所差忒焉皇極其次曰居中布數所以統類九疇也是故皇極建則九疇敘堯舜禹湯文武之所以傳此道也人治也剛柔勢敵而爭德合而平必各自勝其偏同歸於正直則治安之道也雖然剛柔固有不易之正體也一系其體陵僭生焉治何由立稽攷也天下未嘗無可疑之事也稽疑所以通鬼神之情也人謀鬼謀此理不易惟明則不惑庶徵和同天人之際也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聖人豈嘗一念不在是哉操運動之幾觀災祥之變念念

相續以身爲騐其佑神者之所爲乎福極歸之於天也福爲可嚮極爲可畏是爲天命之不可易者歸之於天聖人所以罕言命也此九疇之敘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水一火二木三金四土五其生數也潤下炎上曲直從革稼穡五行之一其性者也水位於北以從盛陰故潤下火位於南以從盛陽故炎上木位於東金位於西皆陰陽半故木有曲有直而金從革水生木故柔而能剛火勝金故剛而能柔稼穡土功之著者也曰盡辭也爰於也土無不生稼穡不可以盡土之性故不以盡辭焉其曰於者謂於此而施稼穡之功也致用曰作茀厥豐草種之黄茂草亦生於

土妨穀則茀除之五行致用有人力焉有色有聲有臭有味獨出味味物成致養也物之生也皆有五行之性隨其稟之偏者而勝焉是故合變化分剛柔而萬物之情可見矣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貌無不恭言無不從視無不明聽無不聰思無不睿本有之性也不恭貌之惰不從言之忒不明視之蔽不聰聽之惑不睿思之塞逐物而失之者也孟子之道性善原其本然者耳故曰若夫為不善非材之罪也是故五事以敬致用敬無作止無將迎無取舍無回互無倚阿體其自然而復其初故曰敬盡心知性之學也能盡其性則能致其用矣望之儼然恭作肅也言而民莫不從從作乂也旁燭無疆明作哲也百姓効能聰作謀也大而化之睿

作聖也惟聖人為能踐形衆人則累於形者也君子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學為聖人而已矣五事之次與孟子四端同人之道仁義而已禽獸有形而無貌有聲而不能言本無是也稟其偏者也

三

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以養生貨以懋遷祀以崇本工以利用教以正德刑以詰姦賓以交際師以禦患八者政之所自行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故食貨居先王氏曰釋之叟叟烝之浮浮后稷肇祀庶無罪悔后稷樹藝五穀遂以肇祀以祀教敬則民不苟也故祀次之器利用足故司空次之食足用利而教興焉故司徒次之刑以弼教故司寇次之所以相交際者不可廢故賓次之所以相保聚者不可廢故師又次之賓者非獨施於來諸侯通四夷而已也鄉使相賓師者非獨於征不庭伐不順而已也殺越人於貨

慼不畏死不待教而誅之食貨祀賔師稱其事通乎下也司空司徒司寇稱其官制乎上也正法度數教制刑必自其上出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星十二歲一周天所以紀歲月一日行天十三度而贏二十九日過半而已周天與日會所以紀月自夜半至明日夜半日一出没行天一度所以紀日星二十八宿辰其次也日百刻二十八宿晝夜迭見而天行周十二次故曰十二辰亦曰十二時所以紀星辰積辰而為日積日而為月積月而為歲推歷命數以彰往知來六位時成變化之道備矣故歲月日時皆協於此而萬齊焉夫是為天道堯舜禹之授受皆曰歷數在躬紂弗克若天天命已改授而猶曰我生不有命在天是猶足與言天道哉易之革為治歷明時之象而其象曰湯武革命應乎天而順乎人

五皇極

皇大極中不曰大而曰皇何也皇君德也皇極稱皇稱王為其

有是大德也不曰中而曰極何也極之為言至也盡也中則至矣盡矣是故衆理趨焉故先儒譬之屋極言衆木之所輳也譬之星極言衆象之所拱也是故皇以君稱極以理稱盛德之形容也其實即大中也一九二八三七四六皆自為對而五無對無對故體大一九二八三七四六分據八方而五居中居中故理合夫率天下於仁義中正小則無以受之易火在天上大明廣照為大有之象君子以遏惡揚善順天休命皇極遏惡揚善也五福天之休命也六極其威命也錫福而成極所以順天休命也天豈欲人之為惡哉舜之善與人同伊尹之以斯道覺斯民有是大者也匹夫匹婦有不與被堯舜之澤則不足以為是大矣

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何以為有極有生於無無不可名象及其有則天地萬物之理無不彰焉必能大建此有極使斯民嚮福

而畏極而後人之道立矣五福民本有之也皇建其有極而民作德是故安仁而壽明義而富恬養而康寧秉彝而好德明哲保身而考終命是為斂而敷錫之其實則皆有其本也一協於極而五福皆備故謂之斂保之言守也民莫不汝極矣而仁不能守之則有時而遯必人以汝之保極者錫之孟子曰王者之民皥皥如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遷善遠罪而不知夫如是而後可以保汝汝武王也使武王任其事也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

詩曰宜民宜人民萬民人有位君子也庶民無有淫邪之朋有位士君子無有比周之德則惟上之人大作中

而後有此人之為惡有朋有比則根據盤固煽皷淪胥治之為難苟無容德忿疾求備皆非惟皇作極也觀殷頑民非武王周公大德豈能善治之哉武王為有所受矣猷道有猷賢也有為能也有守有節行也有猷有為有守協于極者也汝固當念之禹曰惟帝念功其有不協于極而亦不罹于可絕之惡則大受之孔子思中行而不可得則又思其次者狂狷之士不可以入聖人之道則狹矣而汝也康安也汝安汝顏色而語之曰予所好者德也使其心悅意慕是為汝錫之福而是人斯亦其惟大中之趨色之康心之平也忿疾一作則大聲以色拒人於千里之外矣有猷有為有守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則受而教之兼容平施是與天地同量足為皇建有極矣

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

時人斯其辜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煢獨無告常心為易失也先王發施必先之者不敢虐之也高明有祿位者也苟弗能使修其行與有好于而家而爵祿之是為畏之也無虐煢獨而畏高明一視同仁欲其俱協于中而已羞進也羞行進德也雖有能有為而不能使進德則辦知捷給射御强力而不仁多材好勇而不義皆足為亂而邦何能昌正人長官也康誥惟厥正人正長以德選參佐以材選穀祿有家既富而又方賦祿不絕乃弗能使有好于而家朋淫傲虐之作是人必自陷于罪于其無好德汝雖錫之福彼豈能感恩知義亂臣賊子皆發于驕奢淫佚其作也汝必罹其咎矣商世家之患已作盤庚具乃貝玉先惡于民紂草竊姦宄脅權相滅皆世家也故箕子作汝用咎之戒為武王言之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

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歸其有極皇極仁義中正也五中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偏一九南北對正雖偏而不黨三七東西對正視一九益偏而隨有黨二八以中德救一九之偏使不失正四六以中德救三七之偏使復歸於正由是一九三七二八四六皆協于中而後為仁之至義之盡水生木生者仁也生可使窮乎艮八居一三之間止也一生三而八止之乃反克焉火克金克者義也克可使窮乎坤二居九七之間坤順也九克七而二順之而遂生焉皆救其偏也皇極居中居中而不運化何所用之二八以中德分居東北西南一以節性一以率德而後一九雖偏而能不失正陂不正也此章偏陂好惡為一九也生好也而八制節之使無作好克惡也而二利道之使無作惡好惡正而黨不立義因事立義道合

大體路取共由道有順有逆故自三至一皆生也惟八居一三之間反而為克生者順克者逆無逆則順不獨立此道體也然天地之大德生而已人之所共由也王天德也皇極必有主故稱王焉三四為木仁之勝也七六為金義之勝也木金二位相從是為勝勝則偏偏則黨由偏致黨故多忒猶易救也既黨復偏其事將變則愈難救矣是故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廣大也不廣大而鄙狹是以為黨無黨則廣大也無黨無偏王道平平平平坦夷也不坦夷而欹險是以為偏無偏則坦夷矣四居巳四月乾成卦純陽純陰六居亥十月坤成卦純陰純陽其偏甚矣皆為反側之勢四輕六重乾本君位而坤成卦乾剛坤柔勢鈞體敵將變而爭故其事為重皇極居中居中而不能通變則奚所用之四六以中德而分居東南西北一以立道一以定位塞偏黨之源回反側之勢而後三七皆復歸於正此章偏黨反側為三七也然則一九以二分中德而不失正三七以四六

中德而能復歸於正其患本生於偏成於黨至若黨而復偏則其事轉乖二八救之於未黨四六救之於既黨而又偏事之難易從可知矣故曰皇極仁義中正也又曰皇以君言極以理言即大中也會其有極歸其有極謂立義體道由路大履平守正皆本有之極合而歸之比德淫朋煢獨高明之戒至此其義始盡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曰斷文表見之也敷布也布列其言而道彰焉彝常也天人之理一也智愚之性均也于帝其訓言天之所以訓亦若斯而已也以近天子之光言無問微賤踈遠皆在天子光明之中也此專論庶民傳說曰惟天聰明惟聖時憲惟臣欽若惟民從乂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此皇極之大指也故又表見之赤子匍匐將入井非赤子之罪也故夫皇極不

建斯民不能有其常性惡在其為民父母也王天下之所歸往也以善養人者然後能服天下天下不心服而王者未之有也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燮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正直中行也平平易康安和平平易安和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彊至于弗可友是為剛剛過為當克燮和也和而友是為柔柔過為當克沈潛剛之克也高明柔之克也剛能沈潛柔能高明而皆協于正直繫辭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

曰仁與義陰陽氣也剛柔質也仁義性也本同出也皆不能不偏偏則當克皐陶九德孔子六言六蔽皆克者也克則為善不克而過遂能為惡此天地萬物之理也坎正北一陽水也是為生物之始至巽四月六陽乾成卦而乾不居惡其亢也乾退居西北居坎之後以聽坎之所為是謂乾知大始離正南一陰火也是為成物之始至乾十月六陰坤成卦而坤不居不敢與乾並也坤退居離兌之間以宿火衛金而後物終成焉是謂坤作成物作言合金火之氣以造作之也是故乾居西北坤居西南乾坤正位然坤自西南挾其類順行為得朋進至亥六陰益得勢而乾位在焉於是陰疑於陽陰陽相薄而戰是為反側之勢乾舍其類而居西北苟自以為天下之至健首出順物不可得而匹也無乃猶為亢乎坤挾其類進而至於亥與乾遇苟自以為天下之至順勢足以得衆而物莫不吾從也無乃遂為朋乎故經皆以友立義以戒乾之獨立而坤之有衆也乾雖彊弗可

友而能克天道下濟而光明也坤雖和而友而能克地道卑而上行也上行承天也上行而不承天則為反側乾下濟坤上行同歸於正直則為合德此三德論乾坤剛柔之當克者如此也雖然剛柔固有正體也君法天而德剛其法尊臣位地而德柔其位卑乾剛坤柔德之正也貴賤有常正之體也臣之作福作威不法乎坤之順也臣之玉食不法乎坤之卑也君尊而不可匹敵故獨出臣卑而有衆故率以從上此剛柔正體截然而不可亂者也亂之必害于而家凶于而國士大夫用此隨勢而趨為側頗僻萬民亦用此不知尊無二上之義而僭忒差忒平康正直之德淪胥敗壞而害治矣故九疇之序曰乂用三德乂之言治也皇極三德皆論卿大夫之變其大意實相關三代世家至商風俗已壞驕淫矜夸弗克若德故盤庚曰予迓續乃命于天多士曰予惟降爾四國民命如其所為皆富誅滅盤庚周公實正救之至春秋大夫卒擅諸侯之國作福作威玉食害家凶

國悉如箕子所言陵夷至于戰國遂與其宗國相繼滅亡世變極于此矣是皆有天道焉箕子為能識其變武王周公為能通其變自洛書之道不傳變遂不可止夫子禮樂征伐庶人之論徒見於空言而已九疇皆序五行三德獨論剛柔之變何邪曰易有太極是生兩儀乾坤各有正位而合德於六故聖人於是極論剛柔之變以見兩儀體用四象八卦由是生焉繫辭曰天地絪緼萬物化醇其是之謂乎說卦曰乾以君之羣陰無陽將誰宗主之哉又曰坤以藏之有衆而不退藏其果何為哉自古天下治亂之源不出乎此矣

七稽疑

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

庶人謀及卜筮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擇其人而建立之乃命使卜筮不擇則妄惑難信也潤澤曰雨清明曰霽冥晦曰蒙趹散曰驛錯襲曰克皆龜兆變其名耳其實五行也內卦曰貞外卦曰悔天地雷風水火山澤亦五行也伏羲始畫八卦因而重之天地萬物之理無所不盡故占用其二衍則忒衍猶羨也忒差也卜五占二七之外則羨而差矣卜法至漢不

傳怪誕雜出行忒也立時人作卜筮吉凶皆決於其言必三人者太卜三兆玉兆瓦兆原兆三易連山歸藏周易故金縢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不能皆同從二人之言從其多者也人心為難盡也異同畢至而聽命於鬼神所以一人心也是故疑亡而志悅大同順之至也豈惟其身之康彊其子孫亦逢吉矣君臣民謀有從者而後以龜筮定之本人心也人謀不立而茫昧徼福是為瀆瀆則不告卜筮所以通鬼神也鬼神從之吾必其為吉鬼神違之吾必其為凶誠敬之盡也是故從多之吉有三有卿士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庶民逆者矣有汝則逆卿士逆者矣若龜從筮從則皆不害其為吉又至於龜從筮逆則可以作內而不可以作外又至於龜筮共違雖君臣民無逆者亦不可以有作矣雖然吉與凶對猶有用靜之吉焉稽疑其數七位於兑與震對何也木柔金剛柔仁主養剛義主決天下不容有疑事也蓄疑則敗事矣傳施濟衆夫豈非所欲哉疑何能行是

故剛所以輔柔也義所以濟仁也雖然義豈徒剛也哉二者未嘗不相須也古者禮讓征伐遷都立君無不卜者繫辭曰聖人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業以斷天下之疑又曰聖人探賾索隱鉤深致遠以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大乎蓍龜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雨以潤之暘以燥之燠以長之寒以凝之風以動之木東方主生雨潤澤生物易曰雲行雨施品物流形故雨為木之氣金西方金乾物成故暘為金之氣火南方燠火之氣水北方寒水之氣水生木仁取其生故一水三木火勝金義取其勝故九火七金水木本數火金互數陰陽逆順之變也風行八方應十二月故風為土之氣土位中央故曰仁義中正曰時時若也言五者互備各以敘至則雨潤暘乾燠長寒凝風動物皆賴之庶草百

穀草木也堯典鳥獸動物洪範庶草植物雨暘寒燠風於百穀草木其候最為可見五備為時若一備則恒若也一備則必一無皆凶也謂之極凶之窮也劉向五行傳以木配貌以火配言以土配視以金配聽以水配思非也晉天文志以木配貌以火配視以土配思以金配言以水配聽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乂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五事盡性也而雨暘燠寒風順之一氣流通也五事由一機發也庶徵由一念攝也觀休咎之來而察感召之因則固為念之要必知休咎未見一念差忒五事感亂而氣遂為之變矣是故聖敬日躋昭格遲遲上帝是祇一念之攝聖人何敢斯須忘之哉中庸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九疇五事盡已也皇極

盡人也庶徵盡贊化也一貫之理也曰咎徵曰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風若狂妄易也僭差也豫遲緩也遲緩不謹則視猶不視也急迫蹙也無謀者多迫蹙詩曰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其何謀之有蒙昏塞也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曰斷章更有義也庶徵之念聖人之所以盡已者固如是至稽參考驗則又當有義也省察也歲會月要日計王所當察者一歲之大會也徵之休咎歲功之成不成王察其會而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皆有司之職非王之所當與也夫是以

上下有體小大有序是為法天行政百穀用成乎秩有政也庶草蕃廡包百穀其中此獨出百穀歲功莫重焉百穀成則庶事皆舉矣乂用明庶績咸熙也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明有功也夫是為考績之法俊民隨小大登顯之卿大夫有家者各保其禄位和平而安康也反是則異效矣歲月日時無易以大統小為序也日月歲時既易上下相陵為無次也家用平康家用不寧此用著訓戒焉君不治大體而侵下親小事與臣不代有終而冒上居成功皆為失道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中星昏旦迭見為十二時王歲卿月師尹日民則時也民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聽治於其上者也然而風雨性情寒暑常度因積時而見故别出箕好風畢好雨其貞好也日行南陸而日短至是為大冬行北陸而日長至是為大夏南陸井鬼北陸斗牛

皆常度也日一歲行天三百六十度月一度十二與日會而易朔日星之紀月實持其要也月一月一周天歷二十八宿從箕則風從畢則雨星有好惡月中其情也然則王總歲功御居月要而其積微至著則皆自夫民焉民情在所當順而常度不可不立是故風雨寒燠之為休咎茲又其所當稽參者也或曰自王省惟歲已下當屬五紀脫簡在此乎曰非也五紀會歲月日星以起歷數而立天道庶徵序歲月日時以成歲功而驗休祥事辭雖相涉而其用不同又九疇一二三四生數紀事六七八九成數備述治亂吉凶休咎禍福之變以見人之有能有不能是皆洛書微旨也四六二八皆土也四統於六皆天道也八統于二皆地道也坤順艮止皆土正性是故地勢為坤博厚平夷之象故萬物於是致養焉九疇二為五事使人得致其盡性之力也連山為艮高峻巍阻之象故萬物於此成終焉九疇八為庶徵以驗人之所當有自盡者能盡致其力與不能能則為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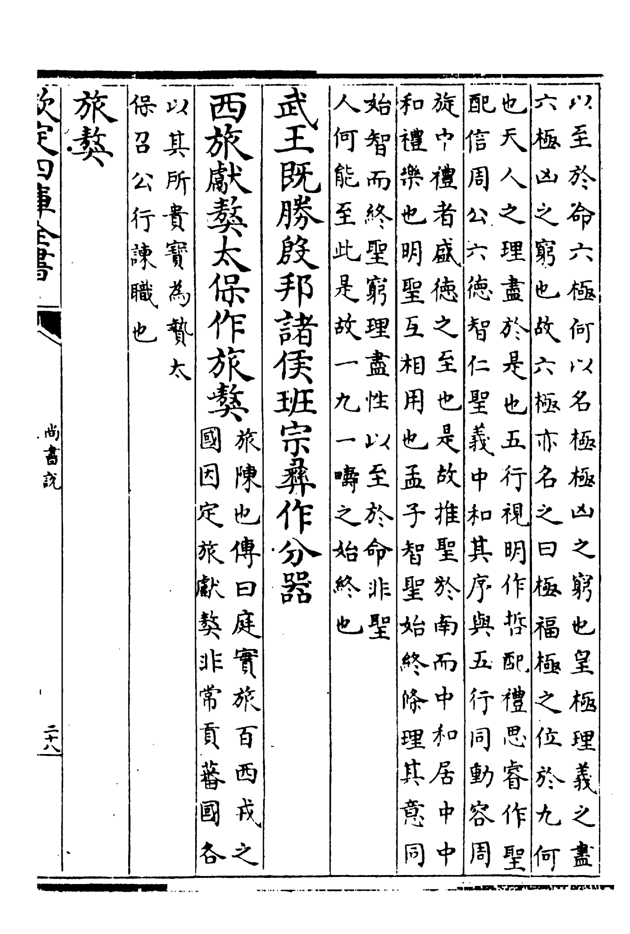
乂哲謀聖而為休徵不能則為狂僭豫急蒙而為咎徵原始要終古人格天之學也其要則皇極以五居中而虛十十布在四方一九三七水火金木之定位四六二八土德分布而有轉移變化之功焉

九五福

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貧五曰惡六曰弱

壽仁物之生也富義物之成也康寧禮物見相也攸好德智物堅貞也其德不爽壽考不忘昭明者也考終命信始終不變也曾子曰啓予手啓予足吾知免夫洪範本五行天地變化之物生死皆不能出此雖卜筮鬼神之所以告人者亦以此也凶畏壓溺皆是凶對考終命短折對壽疾憂合對康寧惡弱合對攸好德五福考終命居後六極短凶最居先何也信存於仁義禮智之終仁義禮智亡而為極信何所托哉祖伊曰非天夭民民

中絕命故凶與短折為一類皆天命不佑者也天命不佑甚者凶其次短折有疾必憂蓋亦有不疾而其性自多憂者大抵憂則怫鬱其心不快是亦疾也惡佷暴弱孱劣剛過而惡柔過而弱皆亦有可移而不移故為極六極本四耳存仁義禮智之反而去信之亡以合於其類詩曰大無信也不知命也無信豈復足與言命哉疾憂貧亂其序一亂則皆亂因之生也其猶有序乎五行傳以攸好德配貌康寧配言壽配視富配聽皆非獨考終命配思為是然思不配土而配水猶非也六極尤乖錯五事而六極於是别出星之不極咎加眊罰加恒陰而以弱配之是為不經其失易攻也福極天所命也而有人事焉是故因其所嚮而使趨之因其所畏而使避之人事修而天道順矣然不可必也回夭牛疾憲貧非人之所能知也聖人惟能使人知所嚮知所避而已矣故孟子曰桎梏死者非正命也知命者不立乎巖牆之下又曰夭壽不貳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窮理盡性



以至於命六極何以名極極凶之窮也皇極理義之盡六極凶之窮也故六極亦名之曰極福極之位於九何也天人之理盡於是也五行視明作哲配禮思睿作聖配信周公六德智仁聖義中和其序與五行同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是故推聖於南而中和居中中和禮樂也明聖互相用也孟子智聖始終條理其意同始智而終聖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非聖人何能至此是故一九一疇之始終也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旅陳也傳曰庭實旅百西戎之國因定旅獻獒非常貢蕃國各以其所貴寶為贄太保召公行諫職也

旅獒

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厎貢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訓于王東夷南蠻職方氏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爾雅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克商通道不舉戎狄者自唐虞都冀王畿千里之外常山以北皆為狄土西戎即叙近在雍界惟夷蠻為遠周較雍益遠矣此舉遠者見致之為難也厎致致貢見當却而遂致之故太保作書訓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克商通道志得矣而一獒之獻足以致玩足以起狎侮足以役耳目而失百度足以墮細行而累大德然則慎德誠難矣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未嘗一日無典學之功畢獻方物非服食器用不獻所以示好惡王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寳玉于伯叔之國時庸

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王乃以遠方貢物賜異姓諸侯昭德所致不替常職又分賜寶玉于同姓伯叔諸侯是用展親親之恩焉同姓諸侯亦有常職矣天下一姓榮懷同之率職奉貢不待言也故以親親為重左傳肅慎氏之矢賜陳夏后氏之璜賜魯其事也昭德展親在夫人耳而何以物為分賜豈以人易物哉蓋以為四方畢獻誠有輔佐之功不敢獨饗也然其賜物必皆足以昭德而後可非度玩侮安敢用之

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貢賜皆有常典褻不可畜而又不可以賜畜為玩物賜為玩人皆狎侮也狎侮君子雖不敢懟而心不樂小人出力以事人者也而狎侮之方招致不遜而豈能得其力哉

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道寧言以道接不為耳目所役

則百度皆正舜觀古人之象五色作服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出納五言所以防耳目之欲而正法度也玩不可啓玩人甚矣故喪德玩物雖細而亦能喪志志以道寧則非僻無自入言以道接則佞邪無自至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

作無益必害有益貴異物必賤用物用物穀粟絲麻不能充其欲淫靡煽之競相追逐夫豈能足哉

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禽奇獸不育于國

犬馬非其土性畜之不獨違物性且未必適用晉乘鄭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

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人安

通遠人而貴遠物彼方窺見間隙量度中國而豈能格之漢求天馬征伐連年中國被其禍豈特不能格哉用賢人則邇者悅遠者來矣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累

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允迪茲生民保厥居惟乃世王無怠無荒勤也勿以細行而不矜終能累大德為山九仞而虧一簣猶不成山召公愛惜武王功業棨獻微見間隙於是推其類廣言之允迪茲言信能蹈此則為克終四海乂安詒謀燕翼世世王天下矣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巢即南巢芮今同州馮翊縣古芮國春秋芮伯萬遷今陝州芮成縣庭旅始有巢貢而其爵命亦始行故曰旅巢命亡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周官占人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棨金縢冊祝三王非命龜也命龜宜自有辭縢緘也藏之於匱

緘之以金即籥也此書惟冊祝之辭是周公作史因敘載前後事以為書名之曰金縢序稱周公作金縢者謂冊祝之辭也

金縢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二公太師太公太保召公穆敬戚憂也二公欲卜王休咎周公以為未可以憂我先王卜之不吉則先王憂矣記曰事亡如事存周召皆邑名在今鳳翔天興縣公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于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璧秉圭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功事孔氏曰周公自以請命為己事因三王請於天是也

繼志述事武王周公同此心也周道未成而武王有危疾周公不得不自以為功也植置璧禮神置於三王之坐秉執

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祗畏嗚呼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史以冊書祝辭奉而讀之故謂之史乃冊祝此辭周公自

作元孫武王某武王名祝辭本稱名周人以諱事神作書時武王已沒故諱其名稱某遘遇厲危丕大大子之責言天將取其長大之子則以旦代若順予仁順父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雖仁順父而不能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此皆紀實之言王業未定可無周公不可無武王此當時輕重之勢也惟爾三王命于帝庭使敷佑四方定爾子孫于下地則四方之民無不敬畏武王既喪商人遂畔無所敬畏也天嘗降寶命我有周受之苟勿墜落武王康寧則我先王亦長有歸矣其許不許不可知也故就命于龜歸俟爾命謂許代而武王瘳神嚮其禮辟當埋之如祭祀之禮周公死珪遂以斂不許則屏辟與珪神弗荅為當仁也爾不許我不敢取必於鬼神也

乃卜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習因也三龜一習相因而吉又啓籥見占書乃并是吉必以書證之懼其億也言啓籥見書則凡占書皆緘藏之不敢褻也

公

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體兆象也周公言觀龜兆象王為罔害予新承命于三王惟長終是圖則周公亦不死矣予一人予天子也此所當待其能念于天子武王言疾當瘳也周公本請代武王武王瘳而周公不死龜固亦有所詔告魯文公十八年齊侯疾卜楚丘曰齊侯不及期君亦不聞令龜有咎占人占皆如是公歸乃納冊于金縢之匱中王翼日乃瘳此冊固當與繫幣同藏王翼日瘳昭荅如響精神之格自作元命非聖人孰能之哉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書傳皆言成王七歲

即位故皇甫謐曰武王克商後六年崩是為克商二年武王有疾成王始三歲又四年武王崩成王七歲矣成王能信管叔之言疑周公七歲恐未能然又周公東征二年罪人斯得周公遺成王詩成王得金縢之策遂迎周公亦始九歲耳恐亦未必能然荀子曰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反籍焉周公攝政七年成王始冠則即位時十四歲矣孔氏傳成王二十歲成人周公歸政是也管叔周公兄羣弟蔡叔霍叔霍叔名處管今鄭州管城縣屬豫蔡今蔡州上蔡縣屬荊霍今晉州霍邑縣屬冀皆殷畿地伊尹曰予弗狎于弗順周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皆以身體國者也雖君疑於上國人惑於下而王業安危間不容髮一身之計豈足易其重哉是故行吾忠而已辟法也致辟管叔是也史記周公告二公我之所以弗避而攝行政非或又謂周公聞流言避遁居東二年成王既悟而後代三監尤非大誥黜殷救焚之勢而暇遷延為自謀乎周公與國同存亡盡心力為

之所謂握蛇騎虎不知其難者詩曰上帝臨汝無二爾心若有一毫顧忌之意則為貳猶不足以動人而況能格天乎論聖人行事而以後世利害雜之則言何由當無以告我先王太王王季文王森然常在其上也鬼神知周公之心矣

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

流言方作周公何以遠東伐曰兄弟至親各據形勝外連新亡之國控引蠻夷其勢甚張其事甚急周公不得不速出成王雖疑付之二公安集西國召伯行其職故周公可以速出無內顧之憂周公何以必自將分陝周公主東方周公固當自將也大誥周公為將行東伯之職也江漢召穆公為將行西伯之職也古人為國事皆豫立周官司馬無一事不先具雖兵行倉卒有司各以其職行而已罪人斯得黜殷殺管囚蔡伐奄也周師既出人心遂定無侵蝕蔓延之勢其跋扈者獨此四國耳破斧曰周公東征四國是皇不數霍霍迎降多士昔朕來自奄益嘗伐奄也雖然二年而後

得之則亦為甚難矣

于後公乃為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

于後罪人既得之後也管蔡武庚已誅周公當歸周而成王之疑未解周公為不能已矣殷命雖黜而周道未成周公方將有為於其國而君臣之情不通則安可以行吾志此鴟鴞之所為作也誚讓也幾欲誚矣疑其小哉管蔡謂周公將不利於孺子非假托此語也凡人之見只如此管蔡方為此言以為愛主成王亦方信斯言以為愛己而周公遽誅之則豈能不深疑不特鴟鴞之詩破斧伐柯譏刺繼作而猶未悟周公亦窮矣睽孤極而羣疑亡非天相周何以有此史記作未敢訓公與弗辟而攝行政皆後世改就其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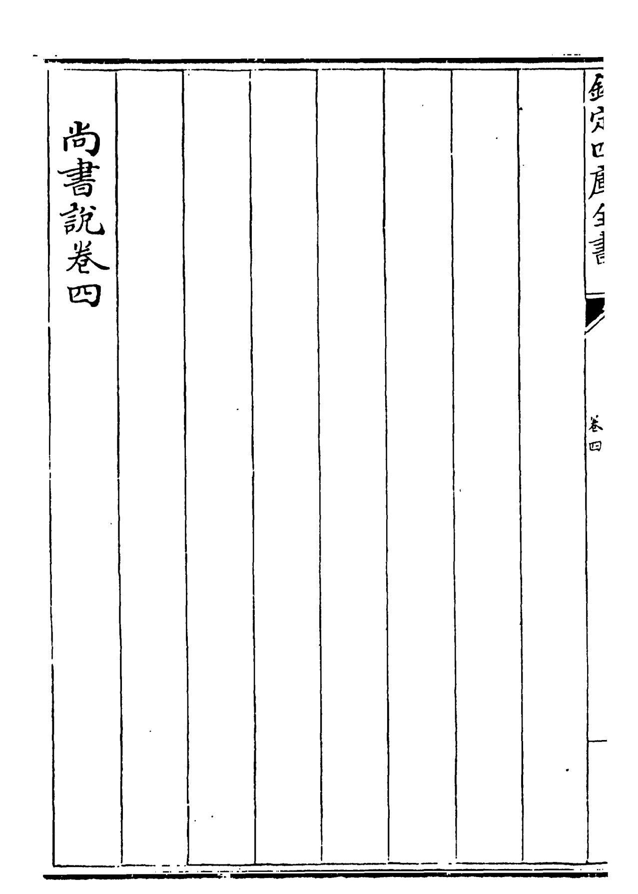
秋大熟未穫天大雷電以風禾盡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與大夫盡弁以啓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為功

代武王之説啓金縢之書將以卜天變而得周公所藏策二公及王乃問諸史與百執事對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二公知周公為武王禱而不知其為請代能陰相成王不誚周公而終不敢使成王迎周公君疑如此不待其自悟而欲以口舌爭事轉乖矣周公之忠終當有以感動成王者雷風之變固非意料之所及也史與百執受周公之命至此猶弗言古人忠信為可見王執書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勞王家惟予沖人弗及知今天動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逆我國家禮亦宜之成王得書而知天意所在故不復卜而遂迎周公執書以泣不惟悟且保不變小毖曰予其懲而毖後患莫予荓蜂自求辛螫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是何懲

創之若是哉太甲曰既往背師保之訓成王曰惟予沖人弗及知皆疑亡意悟一悟而不復變之言也然則周公身安而後國家可保猶不足言至所謂一正君而國定豈常人之所能致哉新逆舍舊之謂也東征凱還衮衣繡裳以復其位於我國家禮亦宜之方疑而東征必迎而後還國誠有安危之機焉非周公之忠其殆難居乎精誠之積天為之動故嘗謂舜之焚廩浚井文王之拘羑里周公之居東不獨免難而皆能成其志惟臣子之道自盡焉耳夫事不於跋胡疐尾觀之固不足以見聖人至其所以得遂其意豈有他道哉是故無墜天之降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與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同一心也武王翼日乃瘳與風雷之變同一誠也

王出郊天乃雨反風禾則盡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盡起而築之歲則大熟風反禾起固為鮮見而大木所偃起而築之則歲亦熟其

事更稀有唐叔得禾異畆同頴亦適在此時周公之歸誠有天意自秋大熟以下當在微子代殷後置此者終周公請代事且志其所以感化成王者



尚書說卷四